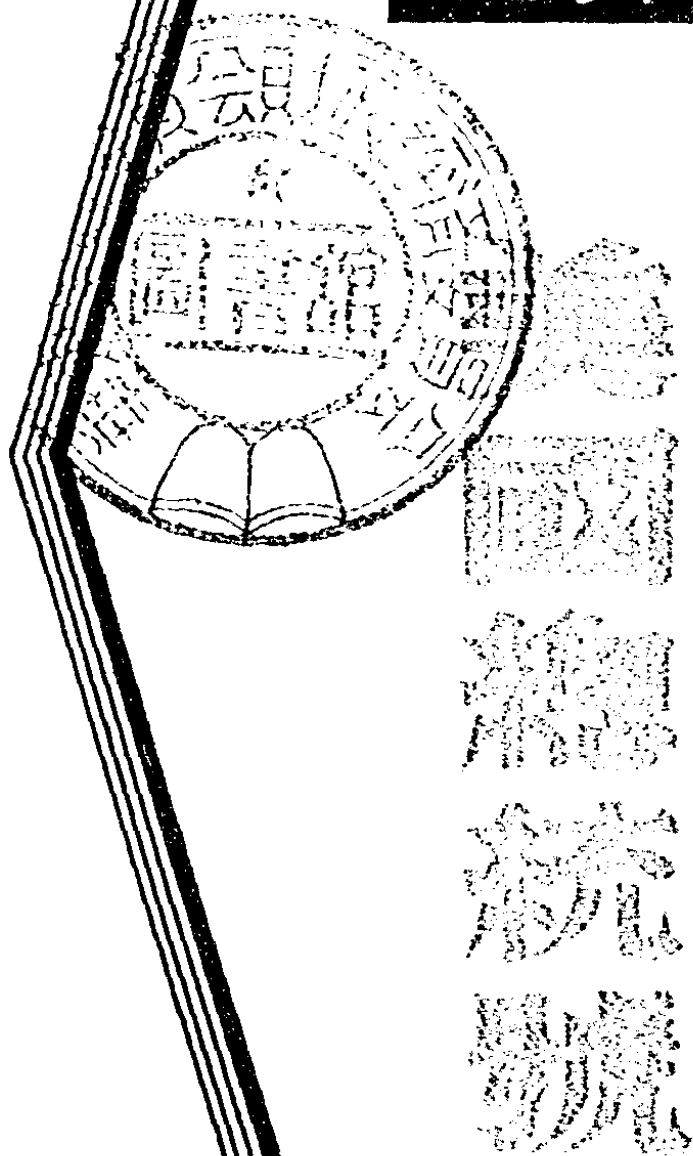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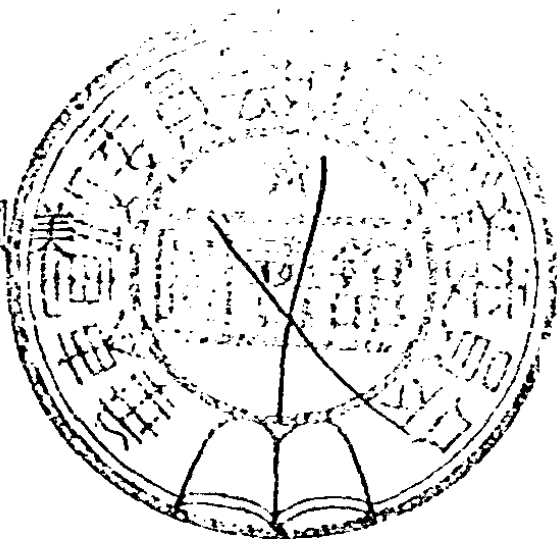
素俊
戲劇
集五



文化
生活
出版

美國總統號

袁 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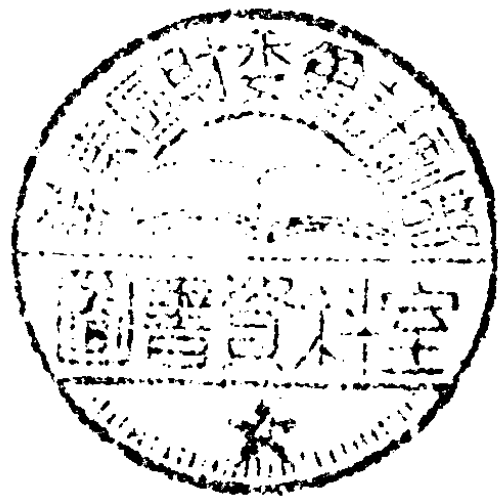
3 0614 2651 0



A572308

001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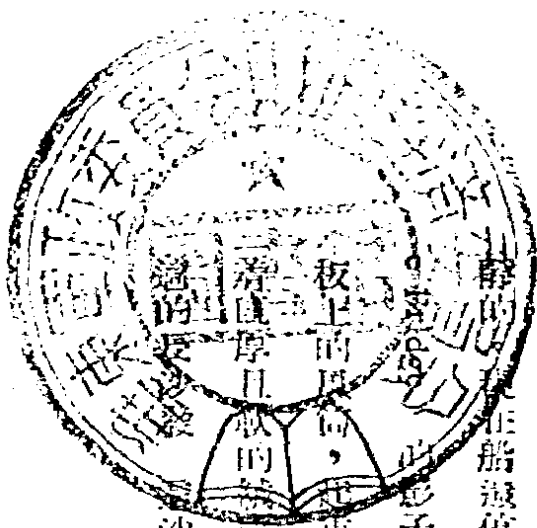
第一幕



第一場

民國二十八年夏末秋初，橫渡太平洋的巨輪美國總統號特11等（Tourist Class）的1間休息室。這兒有小桌子可以打牌，有沙發煙盆可以閑坐吸烟，有小酒排間可以要點什麼酒喝。室內佈置精美，潔無纖塵。

後艙正中是通外面甲板的雙扇皮門，從門中望見船舷塗了白漆的欄杆，和蔚藍的天空。因為這已經是船上第三層，風平浪靜的時候，看不見洋面——初秋的太平洋又總是那麼平靜的。現在船還停泊在舊金山的碼頭裏，從門中可以望見遠遠的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的影子。門之左右各有玻璃窗二三，都掛着絲絨幔子，幔子打開時可以看見甲板上的風扇，起重機，以及繩索之類。室內偏左是通上一層的特二等艙房等處的樓梯，鋪着厚且軟的氈，與台口平行，差不多一直伸到台中。樓梯旁邊近台口這邊放了一張舒適的左手，靠左牆，又是一張單人沙發椅，右手是一大盆棕櫚樹，長長



的葉子似乎是故意把這一角落遮掩起來，成爲一特殊區域，椅子前面是一張小矮几，上擺煙具。右牆上有個小門，鐫成兩截——還是那個酒排間，賣酒的開了門走進去後關起下半截，再橫放下一塊板子作櫃台，就可以賣酒。店裏是一排架子，上面排列着各式各樣的酒瓶子和各種牌子的香烟，近台的右牆又往右一折，在這一角靠牆裝了兩張帶軟墊的凳子，五成直角，前面放了一張小圓桌，供人息坐。稍後酒排間與皮門之間也有一張同樣的小圓桌和兩三只皮椅，此外還有幾張單人椅散置各處。牆上掛些船的照片和圖畫。

開幕時，唐幹臣先生和劉文富先生坐在右下方圓桌旁閒談。每人面前放着一只玻璃杯，裏面盛着黑紅色的大約是可口可樂一類的飲料。唐幹臣中等身材，四十餘歲，着藏青嘜嘰西服，黑領帶，身體瘦弱，膚色黑，頭髮脫得很快，雖然塗了油，很細心地梳得平平整整貼在頭上，却總遮不住禿了的頂皮——這一塊皮偏偏是白的。鼻子上，架了一付克羅米細框眼鏡。那套藏青嘜嘰西服因爲認了洗滌的日期，屁股上磨得亮光光的兩片。唐先生臉上總喜歡掛個微笑，雖然他笑起來總帶點苦相，像個癡癡老婆婆。說話時候，很喜歡用兩只又乾又瘦的手比來比去。劉文富和他大不相同。劉先生長得頗有個福相，胖胖的肚皮，

總在跟他那套質料精美而裁製不佳的灰底藍點花呢西服抗議。五十多歲，一張黃黃的胖胖的臉雖略有點像得了黃疸病似的，其實是結結實實，彷彿一切飲食被他吃下去之後，就把養料提取到盡善盡美。兩眼相當有神采，小鬍子則絕對的有氣派。頭髮不像唐先生的那麼伏貼，後頭一半老是豎着。他以着中國衣服的姿態着他的西服，談得高興的時候，時常向上提提袖子或是擦擦衣角，大部的時候他蹬了一雙拖鞋。劉先生嗓音粗而寬，高談闊論，旁若無人，時作官腔，唐先生聲音細而窄，一句話，娘兒們腔，時常夾上一兩個英文字：洋娘兒們腔。

在左方長沙發上坐着——或者說睡着——還有一個人，那是曾古柏先生。古柏先生約三十餘歲，細長條子，皮膚既黑且澀，清瘦出奇，頭髮蓬蓬鬆鬆，迎風而舞。不知是因為他落地時，父母給他起了這個名字，因而他就生成這副形狀，還是他成年後看了自己的體格因而自起這麼個名字。看來還是後者比較可靠，因為古柏先生很好替人起外號，他給自已還起了一個，叫做「油炸排骨」，真可謂入骨三分。古柏先生眼患近視，戴一付又粗又大的黑玳瑁邊眼鏡。他每走進這間休息室，總是在這張長椅上一坐，就打開帶着的一本洋

裝厚書讀，但是讀不上幾頁，就眼睛半睜半閉地打起瞌睡來。現在也就不能例外。此外，在後方圓桌上，還圍了兩三個外國人在打紙牌，不聲不響，聚精會神地賭錢。

啓幕之前，就聽見噹噹的鑼聲。幕一開，一個穿了白制服的西崽打着四面鑼，一路敲着從樓上走下來，又從中門走出去了。古柏先生睜了睜眼，動了一下，依然睡他的覺。鑼聲漸遠。

唐幹臣（伸了一個懶腰後）Ah-ha！好了。到底要開船了。

劉文富（慢條斯理地）不對吧。這個嗎，才是第二遍鑼，是催送客的下船的，總嗎還有一遍鑼。

唐哦，對了，對了，還有一遍 Last call。

劉我走過好多的國家，他們鬼子船上的規矩呀，總是要敲三遍鑼，才能開船。

唐 Quite right，不錯的——（又喝了一口可口可樂）其實就不用催什麼送客的了。送客的早已上了岸了。——誰都以爲是正午十二點鐘開船。

劉（看錶）唔，是呀，現在已經快六點鐘了。一誤就是六小時吓，哈哈，敢情鬼子也誤點哪。也不講信用哇。

唐不，不，劉先生，這怕不能這麼講。美國人是頂講守時刻的，這回誤點，完全是因為裝貨沒有裝完——這回的「貨」的確是太多了。

劉哦！

唐（秘密地）我看見一大箱一大箱從碼頭往貨艙裏吊，全都是往中國去的，（在掌心上畫着）上面寫的 From San Francisco to Hong Kong——由舊金山到香港。（湊近一點）你想想看，由舊金山到香港，飛機，坦克車？

劉哦，船上有這麼些到中國的軍火？

唐嗯！

劉那——（疑慮地）那麼我們坐這條船豈不是有點危險？

唐 怎麼？

劉 美國總統號要走日本海峽，日本人說不定會——會劫這條船呀！

唐 （肯定地）oh, no！他們不敢，他們不敢！

劉 你說，日本人能看着這些軍火平平安安地運到香港？

唐 他們當然不甘心嘍。可是，美國人的船，他們有什麼法子呢？（加重地）美國人，他們敢碰一碰嗎？

劉 （若有所思）唔——（那個西崽又敲着鑼走回來，到門口時停了鑼，匆匆地走上樓去了。）

唐 （頹喪）唉，可惜我早不知道船要晚六個鐘頭開，不然的話，我可以多在岸上跑好多地方，多看好些朋友。

劉 說的是呵，在城裏多打兩圈麻將也是好的呀。我在美國雖然不到四個星期，可是覺得這個地方真是不錯，走到那兒全有唐人街，倒是比歐洲強的多呀。

唐 我岸上有很多美國朋友，還有好多教會裏的同事，都沒有來得及拜望。昨天晚上，我在青年會表演 Chinese boxing——太極拳，他們都很有興趣，要我給他們作個講演。我因為今天正午就開船，沒有答應，早知道要誤點——說的是呵，這邊王領事陳副領事都殷勤得很哪，依他們的意思就要拉住我多玩兩星期，可是我們現在這個時候往國內跑，總是一個共赴國難的意思，他們倒也不便強留哇。

唐 Quite right，不錯的……劉先生是打算到重慶去？

劉 不，我——我先回香港看看。

唐 劉先生府上是廣東？

劉 不是的，兄弟是北方人，不過舍下嗎現在住在香港。

唐 是的，Quite right

【Sam. 酒排間賣酒的，拿了幾個空瓶子從外面進來，拿鑰匙開酒排間的門。Sam 是

個種籍不明的白人，年歲看來不算大，但是黃頭髮中夾了很多灰白的。鷹鉤鼻子，濃眉毛。如若不是他的嘴角老是那麼垂着，他的相貌也還可以算得英俊，有點像銀幕上的所謂硬派小生。他很少說話，總在不聲不響地擠着眼睛看人。穿着船上侍役的白制服。左手小口袋上用線繡着「美國總統號」的首字母。打紙牌的西人叫住他。

西人 Hello, Sam, another Tom collins, Please

西婦 Orange juice for me, Sam.

Sam..Righto!

劉（也叫他）三姆。

Sam..Yes, sir

【劉舉起玻璃杯用指頭敲敲。

Sam..one more?

劉（連連點頭）也司，也司。

【Sam進了酒樓間。

唐 劉先生，您剛說已經出國兩年了？

劉 說的是呵，不是民國廿六年那年鬧蘆溝橋事變嗎，我是事變後四個月出的國，先到法國法蘭西，後來又去德國德意志，英國英吉利，俄國俄羅斯，又倒回法國法蘭西……上個月歐戰真的要打起來了嗎，我這才跑到美國——呢——美利堅——來兜了個圈子。

唐（真心豔羨，不覺肅然起敬）哦，您可真是週游全世界了。

劉 嗯，兄弟倒是差不多的國家全觀光觀光了一下子。呀，唐先生，倒是一國跟一國不同哇。

唐 是的，是的。（他從西服左手小口袋裏掏出一個紅皮小本子）劉先生，可不可以請您把香港的住址賞給我？

劉 好的，好的。

唐 劉先生，出國是有什麼任務的吧？

劉 （急忙地）不，不是，沒有。兄弟是出來各國觀光觀光，想着嗎——做點兒生意。

唐 哦，您做什麼生意？

劉 唔，還沒有動手做……是藥材生意……我不過是調查調查呀。——想着把中國藥材呀往各國這麼推銷推銷（把本子寫好遞還給唐先生。）

唐 Thank you very much。

劉 唐先生，您呢？

唐 哦，我是美國這邊會裏約我來工作的。我做了一個月，覺得這個抗戰時期，還是國內更需要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就辭去這邊的事情，還是回上海去。

劉 是吓！我彷彿看見還有一位太太跟您一道，那位是——？

唐 是我內人，（鄭重其事地）唐李玉卿女士，她也是接到上海方面的信，要她回去幫忙。

劉 是嗎！

唐（得意地）玉卿社交得很，在舊金山的中國人裏，我內人是交際最廣的了。您瞧，她上了船還不肯息着，又忙着幫許小姐去弄行李——Nancy許，是O H I O大學的，跟玉卿是同船。

劉 就是那位胖胖的小姐嗎？

唐 Quite right。她行李很多很多，她說去行李艙點過，有一只大箱子不見了，拖着我內人幫她下去找去了。

劉 哦！

【Sam 捧了一盤子飲料，走到桌前，拿了一瓶可口可樂倒在杯子裏。

Sam.. You want to pay for it now, or you want to put it down in the

Book.

劉（揚頭）唔？也司也司。

唐 他問您還是現在付錢還是記賬。

劉 哦，（揮手）記上吧。

Sarm..will you sign this, please?

唐 您還得簽個字。

劉 哦，也司也司。

【劉在 *see* 指給他的地方簽了字。*see* 把盤子端到四人桌上

唐（望了古柏先生一眼）這條船上中國人可真不少哇。

劉 是呵，已經看到很不少的中國面孔了嗎。

唐 三等艙裏還更多，剛才我去那邊轉了一下，一起大概總有三四十人，很多的華僑回國去的，也還有好些學生，現在正好學校畢業。

劉 學生？怎麼去坐三等艙？

唐 都是些公費生，現在國內打仗匯不出錢來，公費好多都停止了，他們只好買三等票。

劉 唉，倒也罷了。

唐 怎麼？

劉 我們這兒落得清淨。跟這些年青人有個什麼混頭？都是一知半解，就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什麼全要打倒，全要推翻，動不動就硬說他們是什麼——什麼主人——豈！難道我們這些長了鬍子的倒去做奴隸！

唐 哦，青年人不通世故，說話總是不知道深淺。

劉 不瞞老兄說，兄弟在歐美各國觀光觀光了兩年，就愛不理這些個學生。我甯可一個人逛，就是不跟他們來往，這幫東西除了談戀愛談共產，還懂得什麼

「他話未說完，樓上吵吵嚷嚷下來兩個女人。周太太拿了紅皮提包，走在前面。指手畫腳，說個不休。吳小姐提了一只小皮箱跟在後面。周太太是個四十歲的女人，高高個子，着灰藍嗶嘰旗袍，外罩薄毛絨織西式披肩，穿雙美國最新式露指高跟鞋——總之，衣着頗爲入時。只可惜身體已略嫌臃腫，膚色不太白，塗了不少的脂粉。口音一會兒是天津，一會兒又帶了上海話，但是更多時候是江北腔。吳小姐是個剛跨過二十歲那道高門檻的小姑娘，瘦瘦身材，小圓臉帶些可憐模樣，總是胆戰兢兢的神情。她穿一件齊膝的淺灰藍綢料西式短衫，是美國一般女書記們所愛着的。她跟在周太太後面聽着她罵，一面嘖嘖地敷衍着她。

周 這可不豈有此理！眼看要開船了，我還連個落腳地點兒都沒有。還說美國總統號船上，招待好呢。好個屁！

吳小姐 他，他說請你這兒坐一坐，他就去查。

周 爲什麼別人都有了位置，我就沒有？我不是一樣地化錢？他欺侮我不會說洋文兒怎的？

吳 他去查了，說請你稍等一等，馬上就會查出來。

周 這有什麼可查的吵。（敲着手裏的船票）我這個票子上不是明明印着號數？我不懂洋文兒，這個葫蘆似的8字我看得出來。你就倒牠過來，不還是個8字？

唐 （走過去招呼）呃，是什麼事呀，我可不可以給您幫點忙？

周 （瞪了唐一眼）喲！這兒可有中國人了！我說，這位先生——

唐 敝姓唐，唐幹臣。

【他掏出一張名片遞給周，周看也不看，只是搶着說。

周 唐先生，你聽聽！我上船好幾個鐘頭了，還找不到我的艙位！就因為我不會彎了舌頭說洋文兒，罰我在外頭甲板上晒了這麼半天！

唐 你們有沒有上Purser's Office——上賬房——去問過？

吳 我去問了，他們說馬上就查出來。

周（向吳）你問他們呀，這票子上不是寫着八號艙嗎？（拿票湊在吳面前指指畫畫）「美國總統號八號艙。」別瞧這一曲一彎的，唬不了誰，我不識洋字，猜也猜的出來。

吳他說是出了什麼錯誤，八號上舖已經有了人。他就去調查。

唐哦，那一會兒就會弄清楚的，你們二位先請這邊坐一坐，他們外國人辦事決不會錯的。（拖過兩把椅子）請坐，請坐。我先來給你們介紹幾位同胞，都是同船回國的。

劉（也站起來招呼）說的是呵，稍息一息吧，等他查去好了。

唐（介紹周）這位是——哦，請問貴姓？

周我姓周。

唐是的是的，這位是Miss周。

周（心直口快）我是周太太，我不是密絲。

唐 哦，周太太。是的，周太太，這位是劉文富先生。這位——？

周 這是吳小姐，我頂好的朋友，我出這一趟門兒，可全靠了她啦。

劉 請坐吧——吓。

【大家圍了右小圓方桌坐下。

周 （坐）唉，到了外國不會說洋文兒，可別提多苦啦，就瞧着我們這位吳小姐小嘴兒巴（讀如巴）唧巴唧的說，我一個字也聽不懂。到美國來了六個月，算是做了六個月的啞叭。

劉 吓，其實呀，只要你會應付——

周 （讀沒理別人）真是的，我這那兒是出洋開眼來啦，簡直是受洋罪嗎！

唐 您放心，周太太，在船上有玉卿陪着您——

周 誰？

唐 玉卿，我內人，唐李玉卿女士，你剛說是八號船嗎？那正跟她是同船；有她

陪着您。管保您方便得很。

周 那敢情可好。

劉 周太太是去上海呀？

周 對了，我們先生在上海。

劉 哦，周先生沒有一起出來？

周 （氣憤憤地）他呀？哼！——（忽然改變口氣）我們先生就是周玉書呀，上海周玉書。

唐 （立刻肅然起敬）哦，原來是周玉書周先生的太太，久仰久仰。

〔左右後方的四人們聽了周太太的高談闊論，久已作不滿之狀，這時索性站起來，相率離座出去了。吳小姐注意到了，輕輕地拉周太太的衣角。〕

周 什麼？

吳 周太太，你低點兒聲音。

周 怎麼啦？（回頭看見了走出去的四人，明白了）呦，我又犯了洋規矩！我的媽呀，趕快開船回我的上海，免的我丟人。……你們二位別瞧我這位吳小姐年紀小，這些洋規矩樣樣清楚。喏！這一路管教的！她還是香港教會學校畢業——

吳 得了，周太太，別又給我背履歷了。

周 喲，你不是打算出洋找位先生的嗎？我給你說說資格，也好請兩位老先生留意，給你介紹介紹呀。

【唐和劉乾笑了兩聲，吳羞澀不語，唐先生摸出了小本子。

唐 周太太，可不可以請您把上海的地址賞給我？

周 （慷慨之至）可以，（一口氣）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口周家花園。吳小姐，你給他寫上。

【古柏先生正睜了一隻眼睛看他們，被唐先生一眼看見，放他不過。

唐 哦，曾先生醒。（向周）這兒還有一位同胞，我來介紹一下。（向曾）曾先生請過來，我給你介紹兩位女士。

曾古柏（沒聽清）唔唔？什麼？

唐（低聲向周）曾先生耳朵不大好。（向曾大聲）請過來，我給你介紹兩位女同胞。

曾 哦，哦。

【曾走過右方，唐介紹。

唐 這位是周太太，上海周玉書周先生的夫人，就是——呢——大家都知道的周玉書呀。這位是吳小姐，都是回上海的。

周 我回我的上海，她回她的香港。

唐 哦哦，是的。Quite right，這位是曾古柏曾先生。

曾 請坐。

唐 這位劉先生，見過吧？

曾 請教過了。

【衆人又坐下。

曾 很對不起，我這個耳朵不大好，有時候背氣，聽話不大清楚。

周 哦，曾先生的耳朵背氣呀？

曾 嗯。

周 有時候聽不清楚？

曾 嗯。

周 那我給你介紹一樣藥。

曾 哦？

周 （千穩萬確）你買京都萬人堂的耳氣散，吃不上幾天包好。

曾 （故作動容）哦，真的？

周 嗯，耳氣散，靈得很，我們周先生也是鬧耳朵，就是吃這個耳氣散吃好，再靈沒有了。——可是非要萬人堂的不可呀。

唐 這位劉先生是位國醫，曾先生也可以談談。

曾 （敷衍）哦，我應該請教。

劉 （略露窘態）唔——耳朵背氣嗎——說的是啊，耳鳴耳聾皆歸爲火氣，火氣上沖，所以耳鳴，祛火去熱，你就用六神丸主治。

唐 六神丸？對，六神丸，是好的，我出國時候就帶了好多，他們外國人病了全找我要。也怪，吃了，病當真就好了。

曾 哼，真是也怪！

周 其實耳朵叫叫算得了個什麼病。曾先生？你倒是這個身體要保養呀，別怪我多嘴，你可是太（讀如推）瘦啦。

曾 是呀，你瞧，混身皮包骨頭，配上我這臉色，不簡直的是油炸排骨嗎？

周 什麼？油炸排骨？（笑得前仰後合）呵哨，曾先生，你可真會開玩笑。油炸排骨！油炸排骨！怎麼想的？呵哨呵哨，笑死我了。（突然地）哎喲，我的艙位怎麼還不查出來？你倒是再去問問呀，我的吳小姐。（看見 Sam 在收拾西人桌上的瓶子杯子）那兒不是個毛子茶房？你去問問他呀。

吳 （無可奈何，怯怯地去問 Sam）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Cabin 8？

Sam..Sorry,miss,I a'n't no cabin steward,

吳 wh—where Can I find him?

Sam..I dunno,somewhere 'round,I guess

吳 （走回桌前）他不知道，他不管，要找管房艙的。

周 那你去找哇。

【吳無可奈何，撅着嘴走上樓去。

周 哎喲，這位小姐，可把我磨死了！說是我請的秘書呢，可就差我侍候她了。

你不求她動，她是一步也不動。

曾 哦，我剛聽你說她是你的好朋友嗎？

周 她？哼！——

「周話未說完，從外面進來唐太太和許小姐。唐太太四十五六歲，着花旗袍，半高跟膠底黃皮鞋，頭上挽了小髻，其瘦比會古柏有過之無不及，但是，尖尖的臉上擦了很厚一層粉。許小姐二十八九歲，身體似乎過於豐滿，時以爲恨，作時髦西洋海邊裝束，淺藍色短褂長褲。白高跟鞋，頭上包一方花頭巾，戴着白框遮陽鏡。」

唐太太 啊，這兒好熱鬧喲。Miss許，你瞧，我們去了這麼會兒，來了這麼些客人。

唐先生 玉卿，快來，玉卿，我來介紹介紹——這位是周太太。上海的周玉書周先生的太太。

唐太太（彎轉腰）哦，周太太。

唐先生 這是內人，唐李玉卿。這位是許小姐，Miss 許，O. H. O 大學的

……這位是國醫劉文富劉先生……這位是曾古柏曾先生。

唐太太 我認識曾先生，您不是給自己起外號叫什麼——

曾（鞠躬）油炸排骨。

【衆人笑着便坐。

唐先生 玉卿，周太太跟你和許小姐是同船。

唐太太 那好極了。歡迎歡迎。

唐先生 許小姐，您的箱子找到了？

許小姐 找到了。謝謝。Good Gracious，被他壓到頂底下去了！

唐太太 我告訴她放心，她不信，急的——麼似的。

許小姐 唐先生，您不知道，我這一箱子全是鞋子。都是每雙至少十五塊美金。

一共三十二雙。

周 嘿！你買那麼些鞋幹什嗎？

許小姐 到了中國哪兒去買呀？這個箱子要是丟了可怎麼好？我豈不白來美國一趟？你說是不是，曾先生？

曾 唔？什麼？

唐先生（連忙解釋）這位曾先生耳朵不大好，有些背氣。

唐太太 哦，耳朵不好呀，曾先生？

曾（倒抽一口涼氣）嗯？

唐太太 你怎麼不早說呀。我給你介紹一樣藥，靈得很。我有個堂房妹子，也是害耳朵，後來就是這麼治好的，再靈沒有了，你只要天天搽天天搽，七七四十九天保好。

曾 哦？

周（耐不住）說了半天，到底是什麼藥哇？

唐太太 是叫個什麼——耳什麼油的。

曾 令妹耳朵是什麼毛病？

唐太太 她耳後根生濕瘡，淌黃水，跟你這個——

曾 對不住，似乎不大一樣。

唐太太 （大爲掃興）哦。

【吳小姐又蹣跚由樓梯上走下來。

周 怎麼樣哇？

吳 我找不到這個人。

周 找不到？那怎麼辦？叫我這兒坐一夜呀？

唐太太 什麼事呀，周太太？

周 唐太太，您瞧瞧，到這會兒我還沒找到我的艙位。

唐太太 不是八號嗎？

周 是呀，可是叫人給佔了！你倒是再去找哇。我的吳小姐。

唐 我，我那兒都找了。

曾 （站起）走，走，我來陪你去賬房再問一問。

周 謝天謝地，可有人幫我個忙了。

【吳和曾上樓去了。

唐太太 這位吳小姐是誰呀？長的挺標緻的。

周 哎喲，就別提多惹我生氣了。我剛還跟唐先生劉先生說呢，我哪是請的女祕書，簡直是請了位老祖宗，瞧這一路磨的我！

【許小姐聽不懂周這一套，看見自己在酒排間，便跑過去和他攀談。

周 是我活該倒霉，不會說洋文兒嗎偏要往外國跑，走到哪兒什麼都聽人家的。

受了六個月洋罪，用了我三萬洋錢。

唐先生 （吃驚）三萬？

周 是呀。買了一部汽車就是一萬七，我要鼈殼兒的，他們說鼈殼兒的貴，我說「不成。貴也得買，我們先生坐的是鼈殼兒的。」——我就認識鼈殼兒的車子。

劉 哦，周先生在上海哪兒恭喜？

周 他？誰知道他在哪兒做事。這個老沒出息的！（耐不住）唐太太，你想想，五十六歲的人了。還要拈花惹草的在外頭不學好。我，我受不了，我出洋讓他！他愛怎麼攪就怎麼攪，反正我眼不見爲淨。

唐太太 這可是周太太您聰明。

周 （嘆口氣）咳，可是，誰知道呢，一出洋又不大放心了——

【她的話被許小姐打斷了。Sam正要出去，許小姐挽留了。

許小姐 Sammie, wait a minute, Sammie.

Sam. sorry, miss, I gotta work.

【Sam 自中門下，把許小姐僵在那兒，她只好踱回這一堆來。唐太太翻了個白眼，跟唐先生歪了歪嘴。

周（接着說她的）唉！現在我還是得回去！

唐先生 那當然是回去的好，周太太，這個夫婦的關係是神聖的。聖經上說——

【他話還未說完，鍾國祥一面叫着，匆匆自外入。

鍾 老唐，老唐，好消息！好消息！

唐 什麼事？

鍾 你知道不知道，老唐，你知道不知道，盧珊在這個船上？

【鍾國祥穿了一身暗黃色西裝，面前有四粒大紐子，一粒一粒扣得緊嚴嚴的。冬瓜臉，大牙，中等身材，粗腰板挺的筆直。肩上斜掛着一只裝皮匣的Contax照相機，嶄新的皮盒子，皮帶子，Leica鏡頭，克羅米零件——一言以蔽之，最新的德國出品。

唐太太 盧珊？

鍾 是呀，鼎鼎大名的盧珊，你們不知道？就是那個電影明星又做過舞女的——

唐太太 什麼，她？她不是當漢奸在漢口槍斃了嗎？

唐先生 對呀，這件事外國報紙上都有的。

鍾 是呀，中國的Nate Hsu嗎。可是她在這船上，一點兒不錯，我剛才還看見她。她那付面孔我在電影畫報上看多了，決不會錯。

唐太太 （突然）哎喲！

「衆人轉眼看她。」

唐太太 （問鍾）是不是穿得花蝴蝶似的，圓圓臉，有好幾個男人擁着？

鍾 對了對了。

唐太太 哎喲，糟糕糟糕！

周 怎麼啦？

唐太太 許小姐，糟糕！就跟我們同船，就是睡在你的上鋪的。

許小姐 what!真的!

唐太太 可不是嗎!她就進艙轉了一圈，又跟一羣男的一窩風似地跑了，我就說怎麼這麼面熟呢。

許小姐 Good Gracious!這可怎麼好。我得趕快換艙位。這種人 Good Gracious!我怎麼能跟她同房。

周 現在換艙可沒有了。艙位早滿了，剛才我們問的。

許小姐 該死該死!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偏偏她還睡在我上面。這種人也許她到外國來丟人!政府做的什麼事?

鍾 是呀，說這種事呀，在德國就不會有，早就抓下集中營了。中國的事情，就是麼回事兒。說是槍斃了人可還活着!

唐先生 坐下談，鍾先生，坐下談，哦，我介紹介紹。這位是周太太，這位是劉

文富先生——

劉（也搶着介紹）這位是許小姐，我害你，不，你害我大學的。

唐先生 呃，OHIO，UNIVERSITY。

鍾 久仰久仰，敝姓鍾，鍾國祥，德國柏林大學的。

「許冷冷地點了點頭。」

鍾（不以爲忤）許小姐，中國所以是個落後的國家，就因爲不知道學人家。

許小姐 唉！中國不知哪一年能好，不知哪一年能趕上美國一半兒呢！

鍾 趕上美國還不成，中國要強只有學德國，只有學希特勒的方法，德國人，嘿，那才是優秀民族，我在柏林看過希特勒閱兵，那多威風！一個個挺着胸脯子，這麼高的皮靴，立起正來，「夸」，開起正步來腿抬得這麼高！「嘎！

嘎！嘎！」（忽然鑼聲又響了起來，西恩敲着鑼由樓上走下來，又由中門出去了。）

唐太太 好了，開船了。

劉（看錶）正六點半，整整誤了六個半鐘頭。

鍾 德國人就不會誤點。

周 哎喲，船都開了，我的艙位還沒有影兒，我這位寶貝吳小姐是——
唐太太 來了來了。

【果然是古柏先生和吳小姐從樓上走下來了。

周 （焦急地）怎麼樣哇？

吳 好了，找到了。

周 哎喲，好不容易。謝謝這位——呵，對不起您貴姓是——

曾 （鞠躬）油炸排骨。

周 哦對了對了，（格格地笑）瞧我這個記性，可不是油炸排骨嗎？

鍾 許小姐，真的腿抬起來有這麼高：「嘎！嘎！嘎！」

吳 （提箱子）我們到艙裏去吧？

周 忙什麼？反正找到了，還跑得了哇？是不是還是八號？

吳 嗯，剛才弄錯了，被一位姓盧的小姐佔了。

唐太太 盧珊？

吳 對了。

許小姐 呵，謝天謝地！

唐太太 她現在哪兒去了？

吳 搬出去了。

【忽然樓上有一個女人格格地笑着來了，衆人仰頭而視】

鍾 （緊張萬分） 嘶，來了來了！

唐先生 誰？

周 誰？

鍾 就是她，盧珊。

【盧珊女士穿了白地紅花其長一地不中不西的晚裝，花枝招展地走下樓來。她身材

不見苗條。但是打扮得用心，又會走會站，居然顯得是亭亭之姿；面孔平平，但是化裝精緻，頭髮式樣合適，也顯得頗嬌媚動人。只是有時偶然間，眉梢眼角依舊掩不住一種彷彿是疲倦的神色。她開歷宏富，手腕熟練，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全加過一番研究功夫。這時她笑得搖搖擺擺走下樓來。兩個穿著功裁十分時髦燙得平平整整有如紙糊的黑西裝白襯衫的男子前趨後擁而下。

盧（笑着）已經是第三遍鑼，你們再不走我可是要扔你們下去了。

甲 我倒希望他再晚六個鐘頭開船。

盧 哈哈，王參贊，那你乾脆一直送我到檀香山再回來，好嗎？

甲 只要謝領事放得開我，我願意一路侍候盧小姐到香港。

盧（笑得搖搖擺擺）哈哈，謝謝你，Mr. 王，Mr. 張，你呢？

乙 要是沒有王參贊陪着，他就再打十遍鑼我也是裝聽不見！

盧 嘻嘻……得了，別玩笑了。你們真的得下船了。Bye—bye!

乙 我們在碼頭上看你們開船。

盧 好，我馬上就出來，我站在頂高一層頂靠船頭。你們一找就找到我。

乙甲 好，你可要出來呀。

【甲回頭見劉，不大好意思的樣子，招呼了一下。

甲 哦，呃，劉先生。

劉 哦，王參贊，你還在船上？我以為你早回去了。

甲 呃，是的，我剛要回去……我已經回去了，領事又叫我送盧小姐上船，哈哈

……好，再見，一路平安。

【甲回頭出中門，過於匆忙，幾乎撞在門上。乙亦下。

乙甲 (在(三外) Bye! Bye!

盧珊 Bye-Bye!

【甲乙同下。盧才轉身，唐先生便迎上去。

唐呢，是Miss盧吧。這邊有幾位同胞，我來介紹介紹。

「盧甜蜜蜜地笑着搖了過來。許小姐唐太太冷冰冰地背轉身，男士們精神一振，站起來等着認識認識這位盧刑小姐。汽笛嗚嗚地響，開船了。」

（幕落。）

第二場

美國總統號過檀香山後的第二天早晨。還是那間休息室。

開幕時，許寄梅坐在一張椅子上，對着樓梯發傻。許是個廿二三歲的青年，着深灰花呢西服，整潔英挺，眉目間微露些稚氣。呆了一會，他站起來走了出去，在甲板上站了一下，又心神不甯地回來，往樓梯上看了半天。又走到窗前去望海景。黃淑芸緩緩地從樓上走了下來。黃是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姑娘，身材婷婷，嬌小可愛。她着一件淺藍色西式短衫，長縫過膝，上面又罩了一件短袖的齊腰厚絨毛線衣，淺黃色，前面敞着未扣，赤足着半高跟白皮鞋。她見了許寄梅的傻樣子，站在樓梯上望着他的背影抿嘴笑。許回身看見。

許 淑芸！（他急忙走到樓梯邊，捉住淑芸兩手，把她挽下樓梯，埋怨地）到這時候你才下來！

黃 才八點呀！

許 可是我已經在這兒等了一個多鐘頭了。

黃 你幹什麼起那麼早？

許 我睡不着。

黃 （譏責地）Jibberie！你應該多睡會兒。你瞧，這兒一個人沒有，大家都還在睡覺。

許 昨天船停在檀香山，他們在岸上玩到半夜才回來，今天當然爬不起床了。

黃 外國人也沒有起來呀。

許 外國人現在根本不上這個休息室來。

黃 怎麼？

許 咱們的唐太太周太太話太多，高談闊論地人家受不了，乾脆到別處去了。

「把黃拉到長沙發上並肩坐下。」

許 （笑嘻嘻地望着黃）他們不來也好。

黃 怎麼？

許 睡覺的睡到正午起來更好。

黃 爲什麼？

許 淑芸，我要好好地跟你談一談。我正好利用這個清淨。

黃 我可不。

許 不？

黃 （頑皮地）我不喜歡這「清淨」。我希望他們趕快起床，趕快到這兒來。

許 爲什麼？

黃 他們不來，我——（嬌笑）我感覺得有點兒壓迫。

許（譴責地）淑芸！你呀真氣人！有時候我真想好好地打你一頓！

黃（頭一歪）給你打呀。

許（嚴肅地）淑芸，說正經的。怎……怎麼樣？

黃 什麼怎麼樣？

許 你的答覆。

黃 答覆？

許（堅持）恩。

黃 唔——我，我在考慮呀。

許 總是考慮。已經考慮了一年，從紐約一直考慮到舊金山。

黃 Jimmi，等到了上海我給你答覆好不好？

許 不成。我再不受你騙，你答應過了檀香山告訴我的。

許 Jimmie，大清早才八點鐘，你就談什麼——結婚，不太早了點兒？

黃 你這個孩子！好吧，至少你現在得告訴我一句話。

黃 什麼？

許 （低聲）淑芸，告訴我，你愛我。

黃 唔，不——

許 說呀——

起 唔唔——Tmmie，你幹嗎要我說呀？你心裏還不明白嗎？要是不，我會扔下我那些可愛的小學生跟你回國？

許 哎喲，別提那些小猴子好不好？跟你說不上三句話，你就提這些小東西，好像故意要我知道我在你心裏連這般小猴子都敵不過。

黃 （認真地）許寄梅！

許 誰叫你老提他們呢？

黃 我是覺得挺對不起他們嗎，他們才學會用國語說話，不跟我咕里呱拉地講廣

東話，我就扔下他們走了！

許 可是你這次走是去做更重大的事，別忘了我們是回國參加抗戰的工作。

黃 可是，我總覺得對不起他們。

【靜場片刻】

許 哼，我又上了你的當！又被你扯開了，不行，淑芸，你得說。

黃 說什麼呀？

許 說你——愛——我，告訴我你愛我。

黃 （爲難）我，我——Jinnie，你幹嗎非逼我說不可呀！

許 嗯，我要聽。

黃 我不會說，我的嘴還沒張開，心就直跳！

許 可是你心裏想說，是不是？

黃 （羞澀）我，我不知道。

「正爲難間，曾古柏先生拿着那本照例的書從外面甲板上踱了進來。

黃（得救了，過分興奮地）古柏先生！

曾 好早呀，你們這對小鴛鴦。

黃（大失所望）古柏先生！你再開玩笑我可真急了！

許 老曾，你比我們還早？

曾 早晨空氣好，我的耳朵也好一些。

黃 古柏先生耳朵有毛病呀？

曾（蹙面却步）黃小姐！

黃 耳朵壞了，那多不方便呀。

曾（鬆口氣）哦，我以爲你也要給我介紹什麼特效藥呢！不，耳朵壞可也有牠的好處，有時候有些不愛聽的話就免得聽他了。再說，有時候，也不閉氣，譬如今天早晨就很好。

【坐在小沙發上預備看書。

黃（報復地）油炸排骨！

許（認真地）淑芸！

曾（不以爲怪）這也真怪，東西吃到劉文富劉老先生肚子裏，好像就都拚命爭着效勞，都變做了肉蹲在他肚子上。我吃下東西呢，就好像白吃，老是這麼皮貼骨頭。我頭一次到美國的時候，人家都以爲我是災民，那年陝西正鬧旱災。

黃（天真地）哈哈！

曾（想起什麼，笑笑說）可惜我不搽粉，要是像唐太太那樣抹上一臉，就該叫粉蒸排骨了。

許哈哈……
黃哈哈……

曾（忽然嚴肅起來）寄梅，三等艙組織得怎麼樣了？

許 已經有二十四個人簽名加入，昨天從檀香山又上來兩個，聽說也是要到重慶的。

黃 你們組織什麼？寄梅，你沒有告訴我！

許 三等艙有好多人，也是和我們一樣要到後方去的，我們想組織一個團體一起走。

黃 一起往海防走？

許 嗯。老曾說團體走，過安南的時候方便一點。

曾 我不會說廣東話，那些返國的華僑不會國語，我的耳朵又不大好，所以我不得不借重你的小Jimmie——（向許）二十四個，我想從香港到海防的路上還會湊上幾個。

許 二十四個裏頭，有十五個學生是到重慶的，九個華僑是想回國幹運輸工作的，也許到昆明就可以進公路局了。

黃 古柏先生跟我們一道走？

許 當然，他是個老馬，替我們領路的。

【他突然停住。盧珊小姐穿了件翠藍色 Two-Piece 的游泳衣，外面罩了一件花浴衣，手上捏着一付遮陽眼鏡，由樓上下來。她舉舉手故作矜持地跟人打招呼。

盧 Hello—

黃許 Hello—

【古柏先生點點頭，盧珊嬢嬢婷婷地走到中門門口，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停住，回身招黃過去。

黃 （走過去）什麼事？

盧 （低聲）黃小姐，你有沒有看見那位掛照像匣子的鍾先生在外面？

黃 沒有。怎麼？

盧 沒有什麼……他老追着我，我要給我照像，真討厭！

【學着洋人吐吐舌頭做了一個鬼臉，嬈嬈婷婷走出去了。

許 盧小姐這麼一清早就去游泳，真不怕冷。

曾 沒關係，反正她從來不下水。

黃 怎麼？

曾 她不過打扮起來水邊上站站，哦，你們看，布穀鳥兒來了。

黃 布穀鳥兒？誰是布穀鳥兒？

許 （伸頭望了一下）吳小姐。周太太的祕書。

黃 吳姐姐？她怎麼是布穀鳥兒？

曾 她整天的叫苦嗎。

黃 你缺德，我替你告訴她。

【吳小姐哭喪着脸，拿了 雙綉花緞鞋自中門上。

黃 吳姐姐。

吳 出。小芸。

曾 一清早就忙呀，吳小姐？

吳 你們瞧，她磨死人不磨死人？從天一亮就侍候她起床，侍候到現在還沒有弄好，叫我拿鞋拿襪的！

許 （率直地）你爲什麼不告訴他不是老媽子？

吳 我，我！唉！這種人要講得通倒好了！你看。（舉着鞋子）忽然想起要穿中國綉花鞋子，說是劉老先生可以穿拖鞋，她就可以穿花鞋，要我一清早下行李艙去替她翻出來。

【吳要上樓。

曾 呃，吳小姐。

吳 嗯？（站在樓梯上。）

曾 你究竟拿定主意沒有呀！

吳 我，我不知道。

曾 哦，還是不知道。

吳 我想回香港先跟家裏商量商量。

曾 你是說，你自己拿不了主意。

吳 我想了好幾夜，不知道怎麼好，我聽說裏面苦得很……！

黃（一直聽着）你們究竟是搞的什麼鬼呀？

曾 我在游說吳小姐，勸她跟我們一道到後方去工作呢。

黃 那好極了（拍手）吳姐姐，你來你來。

吳 都有那些人去呀？

曾 人多得很，天天有無數的年青人往裏跑。

吳 我不認識他們。這個船上都有些什麼人呀？

許 差不多有三十個人。三等艙就有二十四個。

吳 我們這兒都有誰呀？

許 有我們這三個，還有（忽然向上一指）老鍾。（鍾國祥捧了像機失魂落魄似地走了下來，）喂，老鍾，你來得正好，我們正討論那個團體的事情。

鍾 （一楞）我？哦，馬上就來。外面雲彩好得很，我得趕快去拍幾張照。就來就來！

〔鍾匆匆下，曾古柏做了個鬼臉。〕

吳 我待會告訴你吧，曾先生，我先把鞋子拿去，要不她又該吵了！

〔吳上樓去〕

曾 唉！這個沒有主意的孩子！

黃 我就不懂爲什麼她不敢反抗她這位主人。

曾 這你得怪她在香港受的那份兒教育呀，從小到大她就沒睜開過眼睛。

許 （在窗前）許小姐跟粉蒸排骨來了。

黃（突然想起）咳，你給誰都起了外號，怎麼沒給許小姐起一個？

曾 她？（微笑）有是一個。

黃 是什麼？（曾只是抿着嘴笑）快說快說。

曾 唔？什麼？

黃 糟糕，他的耳朵又閉氣了！

【唐太太和許小姐自外入，兩人都是一臉憤憤之色。

唐太太 乾脆一句話，死不要臉，沒有人格！

許小姐 真給中國人丟臉！

唐太太 我從來不說人壞話，這可是太難了，太不像話了！

曾 你們二位跟誰生這麼大氣呀？

唐太太（只顧說）游泳不要緊。整天赤胳膊露腿地，這麼晃過來那麼晃過去，

打的什麼主意！

黃 哦，你們是說的盧小姐呀？

唐太太 不是她還有誰！

許小姐 真丟中國人的臉！

唐太太 每天深更半夜弄了一大羣不三不四的男人送她回船！我真罵不出好聽的來！

黃 我想我們應該勸勸她。

許小姐 （不屑地）哼！

唐太太 我就討厭她這個裝模作樣的勁兒，你看她自己明明有艙位，可是非把一口箱子存在我們房裏不搬走，彷彿顯得她的東西多似的！

許小姐 哼！我才不跟她說話呢。

唐太太 （嘮叨）偏偏還有這位癩蛤蟆的鍾國祥，整天捧着個像盒子追在她屁股後頭轉。

「唐太太和許小姐在右上方的桌前坐下來。」

黃 Jimmie，我們出去走走吧。

許 好。老曾，回頭見。

【黃淑芸和許寄梅自中門下。

唐太太 噢，今天這兒人倒不多，都起晚了。

許小姐 （忽然傷感地）唉！火奴魯魯又過去了。

唐太太 嗯，美國總統號現在不攏日本，再停船就是上海了。

許小姐 還要走十四天。（十分厭倦地）這個船上真是無聊，什麼好玩的也沒有，

什麼 Parties 也沒有。

唐太太 明天晚上不是開跳舞會嗎？

許小姐 （精神一振）真的，要開跳舞會？

唐太太 怎麼你不知道？昨天吃晚飯的時候，播音機上報告的。

許小姐 Good Gracious！我會不知道！……你們你看見Sam沒有？

唐太太 沒有。

許小姐 這個Bad boy，也不知整天藏在哪兒？跳舞會……（忽然改換題目）唐太太，你說我穿哪雙鞋子呢？

【唐太太還未開口，唐幹臣和劉文富從樓上面下來，一路劉在誇唐的傑作。

劉 好呀，好得很啦。這最後兩句我瞧真可算是傑作呵。

唐先生（遮掩不住的得意）過獎過獎。（看見唐太太和許小姐）哦，大家都在這兒。好極了！好極了！

劉 吓，把上帝跟海景一起入詩，這可是前無古人吓！……「萬國同此（一字一字）「耶和華」，可倒說，這個耶和華是個什麼人哪？

唐太太 劉先生，你別看幹臣那些胡說八道的東西，他哪里寫得出一句好詩。

唐先生 哦，我這是獻醜，還是劉老先生那首詠美人出浴好！

劉（不好意思）呃，呃……

唐先生 玉卿，劉先生——哈哈，人老心不老，昨天在甲板上看見盧珊小姐……

：

劉（打岔）咳，遊戲之作，遊戲之作！

【正窘急間，虧得Sue自外入。

許小姐 Oh, Sammie——Whee have you been—

【Sue似笑非笑地咧了咧嘴皺了皺眉，進他的酒吧間去了。許小姐跟過去陪纏。

唐太太 別詩呀賦呀的了，我們還有十幾天才到上海，總得想個辦法呀！不能就這麼坐着。

劉 說的是呵，咱們得想個主意消遣呀。

唐先生 外面有甲板考爾夫，上面有乒乓球子。

唐太太 嘖嘖！誰來做那個小孩子玩意兒？我說呀，我們還是想法子找付麻將來

。

【周太太正走下樓來，聽着了半句。

周太太 打麻將呀？好呀，我湊一個。

劉 我贊成，我舉雙手贊成！

唐太太 你瞧是不是，還是咱們中國老玩意兒受歡迎。

劉 說的是呵，我各國都走到了，沒有一處不打上幾次麻將。反正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呀，就有麻將。

唐太太 那劉先生可以說是打了一世界的麻將了。

【衆人哄笑

劉先生 哎哎，我倒是各國觀光觀光了一下子——

周 （直殺了當）別說閒話，哪位有牌？

劉 對了，哪兒去弄一付來呢？

唐太太 我有付真橡牙的，在蘇州觀前街買的，哎，那才叫好呢。

劉 好哇，拿來咱們賞鑒賞鑒。

唐太太 可惜我在美國送了人了。

周 瞎，那還說他幹什麼？

劉先生 別忙別忙，我來替你們借，我來問Sam借借看。

【劉大模大樣，走到酒排間前面。

劉 三母。

Sam..Yes,sir.

劉 (洋腔洋氣地說) 我——說——三——母——你有——麻將——牌——沒有？

【Sam不懂。望了他直翻眼睛，衆人出其不意，呆了一下，一起嘩笑起來。劉老先生大爲失望。

劉 我，我各國都去觀光觀光過，就這麼說洋文兒他們就能懂呀。

【衆更笑得厲害，劉面紅耳赤。忽然鍾國祥匆匆自外入】

鍾 老唐，老唐，我有個重要的消息報告，十分重要的消息。

【他穿得整整齊齊，掛着像機，頭上牢牢地扣着一頂帽子。

周太太 什麼事？什麼事？

鍾 不得了！不得了！我們的性命全有危險！

周 （不耐）哎喲，你倒說是什麼事呀？

【鍾忽然機聲起來，四面張望，又跑到門外去望。

周 這兒沒有外人，有什麼事，你趕快說吧。

鍾 日本人要炸我們這條船！

唐先生 （跳起來）什麼？

周 哎喲，媽呀！

劉 日本軍艦？

鍾 不是。

劉 飛機？

鍾 不是。

唐先生 水雷？

鍾 也不是。

周 那，那是什麼呀？

鍾 日本間諜。

唐先生 間諜？

鍾 嗯，就在我們船上。

唐（重複）就在我們船上！

唐太太 糟糕！我就知道不好，我就知道不好！我看這個船上裝了那麼些到中國的軍火，就說不好。幹臣，我叫你不要坐這條船的。

周 哎喲，吳小姐——吳小姐！

鍾 你們別吵，聽我說呀，這個問諱伯的不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劉 中國人？

鍾 因為這船上一個日本人也沒有了。

唐太太 怎麼？

鍾 你們記得不記得，這船從舊金山開出的時候誤了六小時的點？

唐先生 是呀，那是因為裝貨——

鍾 不，那是因為舊金山的公安局要這船上的日本人全下船，他們不答應，把日

本領事給抬了出來，交涉了那麼半天。

劉 結果呢？

鍾 那個領事發了一頓脾氣，鬧了半天，還是沒辦法，日本人全被轟上了岸。所以這個船上要是還有問諱的話，就是中國人做奸細。六個鐘頭，他們什麼事

不做好了？

周 中國人？就在我們船上？

鍾 嗯！嗯！

劉 你哪兒聽來的消息？

鍾 船上的二副偷偷跟我說的。我跟他混的很熟，他原籍是德國。

唐太太 這可怎麼好？怎麼好？

許小姐 你怎麼不早說呀，早說我就在火奴嚕嚕下船了，現在我怎麼辦？怎麼辦？

唐太太 幹臣，都是你！我說不上這條船，不上這條船。

唐先生 可是玉卿，可是——再住下去我們的錢就——

劉 （究竟鎮靜的多）也許是謠言吧？

鍾 二副這麼說的，他原籍是德國，他不會撒謊的。

唐太太 這，這船上就不管？。

鍾 他說船上早已經有了準備。

唐先生 你是說有了偵探防着？

鍾 嗯。

周 哎喲，這萬一打了起來，槍子兒來槍子兒去——哎喲，那可怎麼好哇！

許小姐（突然）哎喲，我那一箱鞋子！唐太太，請你陪我去行李艙，我得把那箱鞋子拿來。

唐太太 你這個時候，拿牠做什麼？

許小姐 我拿來放在眼面前。我，我死也看着牠死呀——

唐太太（預備走）你們想想看，一個間諜，還是中國人，就在我們船上，就在我們這幾個人裏頭，就在——

【衆如夢初覺，大驚，互相凝視不安。

周 哎喲，媽呀！

劉 不，不，三等艙還有好些中國人。

鍾 （肯定地）不，要有就在這兒，不會到三等艙。三等客人根本不能隨便各處

走動。

唐先生 頭等艙裏聽說沒有中國人。

唐太太 那——那——

唐先生 豈不是——？

許小姐 走呀，唐太太，陪我去呀。

唐太太 （看着許小姐）唔——對不起，許小姐，我有點兒暈船，我得回房去睡一下。（走上樓梯又回頭喊）幹臣，來！

【唐太太抱着面上樓去了】

唐先生 來了來了。

許小姐 Sammie：該死，Sammie又哪兒去了？

【酒排間已閉，Sam不知何時走了。

周（找到一個話題）哎喲，我這位寶貝吳小姐，這個時候她會跑了，又不知哪兒去說我的鬼話去了。

【周太太搭訕着，自中門下。

鍾 許小姐，你要下行李艙嗎？我可以陪你去。

許小姐（打暈了鍾一眼）謝謝，我自己會去。

【許逕下。鍾碰了個釘子，僵在那兒。

唐先生 鍾，你這個消息，究竟可靠不可靠呀？

鍾（正沒好氣）二副跟我說的，你愛信不信！

【鍾怒氣未消，噁噁地走出去了。

劉 照我看，這多半是謠言。日本人全都下去了，要說是中國人，不就是這幾個

人嗎？反正不是你就是我，大家天天見面——

唐先生（呢喃地）不是你，就是我？——（不安）呃呃，我想我應該去看看我太太，她有點暈船，哈哈，呃，少陪。（上樓去了）

劉 唐先生，我跟你去拜讀拜讀你的大作。

唐先生 改一天吧，劉先生，改一天吧。我，我太太今天不大舒服。

【唐上樓去，劉無聊，看看沙發上的會古柏早已睡着了，劉慢慢向中門走去，盧珊匆匆地跑進來，一下正撞在劉肚子上。

劉（抱着肚子）哎喲！

盧（嫵媚地一笑）哎喲，對不起。

劉 哦，蜜，蜜司盧小姐。

盧 劉先生！對不起！

劉 不客氣；請用請用——呃，我是說，我是說——呃——盧小姐浮水來着？

盧 是的，太陽好極了。劉先生，您不去游泳？

劉 哦，我，我稍等一等。

盧 （嫣然一笑）好，再見。

劉 （追上去）哦。蜜，蜜司盧小姐。

盧 （站住，回頭）嗯？

劉 呃，呃，明天有個跳，跳舞會。

盧 （看劉一眼，略頓。）是嗎？我倒沒有聽說。

劉 是的，明天晚上。蜜，蜜司盧小姐——

盧 嗯。

劉 我，我想明天約幾個人去湊個熱鬧。

盧 好呀，那可有趣。

劉 （開門見山）我想請蜜司盧小姐跳舞。

盧 哦，對不起，劉先生，我可不會跳舞。

劉 （措手不及）你？你不會跳舞？

盧 真的不會。再見了，劉先生。

【盧跳跳蹦蹦上樓去了，劉看着她的後影咕嚕了一句，自中門下，曾古柏忽然由椅

子上跳起，呵呵大笑。

曾 哈哈，哈哈！

【許寄梅自中門上，看見曾笑得前仰後合的樣子，莫明其妙。

許 老曾，你這是怎麼了？

曾 小許，快來快來，你誤了一場好戲。

許 好戲？

曾 你沒有看見剛才這兒唱的一齣現形記。

許 你越說我越糊塗。

曾 不過這戲還有下文，你等着瞧吧。

許 你倒是說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曾 唉，小許，你瞧這個船上，沒幾個中國人，可倒是咱們國家社會的一個縮影。你瞧，一邊是熱血滯澀的青年，一邊是腦滿腸肥的蛀虫。

許 蛀虫？

曾 嚶！他們也就只好算一個蛀虫，你給他們加不上一個什麼罪名，可是國家真叫他們給蛀了個百孔千瘡。他們整天蠅營狗苟的都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此外什麼也看不見。

許 （明白過來）哦，你是說我們這幾位同船的？

曾 對了。你看出來沒有？他們本都拿定主意，仗一打起來就拿着外匯往外國一跑享他們的洋福的。誰知道呀，洋福並不那麼好享，外國並不舒服。他們受不了洋罪，還得往國內跑。

許 可是他們是回上海回香港去蹲起來。

曾 蹲起來，對了，不蹲起來又怎麼樣？這種人，你叫他們往哪兒去？

許 可是這有那麼可笑？

曾 可笑，嗯，可笑的很，寄梅，你知道，你爲可憐的人落眼淚，但是對於你沒有同情的人就只有笑，笑，笑，我對他們沒有同情，一點兒也沒有！

許 你說的越來越玄。

曾 那麼說你的，你找我什麼事？

許 三等艙的幾位，想請你去談一次話，他們說，順便再請你把路線講給大家聽聽。

曾 我不會說廣東話。

許 我給你作翻譯。

曾 好，那我去拿一本地圖來。

許 好極了，我先去告訴他們。

【許自中門下。會上樓，忽然有人喊『古柏先生』。曾回頭一看，屋子裏只有Sam一個人，酒排間門又開了，他原來始終沒有出去。

Sam 不錯，古柏先生，是我找你，（他的國語非常流利。）

曾 （吃驚）Sam—

【兩人走到休息室的中央。

曾 你會說中國話！

Sam 我是在中國生的，一直到十八歲才來美國。我還有中國國籍呢。

曾 哦，可是你一直裝着不懂中國話。

Sam （笑着）那是爲的省麻煩——就跟你這裝聾的是一樣的道理。

曾 我——裝聾？（但是Sam知道他已經承認了。）

Sam 你知道咱們中國人有多少小麻煩。

【外面許小姐在喊：Sammie! Sammie!】

Sam 你瞧，譬如這位許小姐——

曾（同意地點頭）嗯，……Sam，我倒有個建議給你。

Sam 建什麼？

曾 我給你出個主意。你給他們找付麻將，管保她就不再麻煩你了。

Sam 是嗎？（『Sammie! Sammie!』許越叫越近。）好，我立刻就去找，咱們待會兒談。

【Sam走上樓梯，又站住回頭說】

Sam 記着，咱們還是各裝各的盤。

（Sam三步兩步跳上了樓，許小姐自外上。曾正上樓梯。

許小姐 咦！曾先生，你看見Sammie沒有？

曾（看了她一眼）唔，什麼？

許小姐（低聲）倒楣，他的耳朵又背氣了！

【會慢慢走上樓梯，許氣倒在椅子上。

（幕落）

第二幕

第一場

前場後一日晚間。

這是休息室門外的甲板上，近台口由左至右是一長溜甲板，這是船的左舷。露天。台里靠近天幕是船的右舷。台分作三部，右部是一間大客廳，等在這兒開跳舞會。大廳的門與台口垂直，正向台左，這大門的下首還有一扇小門，門上面釘着一個銅牌寫了一個字「MEN」，是供游泳的男士們沖浴的小洗澡間。右部是第一幕那個休息室的外部，那兩扇皮門向着台口。客廳與休息室之間是很寬的過道，過道上有樓梯通到休息室上層的甲板。從上面下來，到這兒一折又有樓梯通底下一層。樓梯口週圍圍了細白漆欄杆。台口這邊的船欄爲了觀衆的便利取掉了，台里那邊的只能看見中間一段。正中過道本是放躺椅（Deck chairs）的，現在天晚了。都摺了起來，倚在牆上，只有兩把斜放在樓梯脚下細欄杆之前。

開幕時，除了隱約有燈光從休息室和大客廳的綠絨窗幔中透出外，台上是一個燈也沒有，黑漆漆的。大客廳，休息室與樓梯剪影似地映在暗藍的有幾點疎星的天空。小鴛鴦分騎在兩把繪椅上。

許寄梅的聲音 淑芸，你說。

黃淑芸的聲音 我不說。

許 我要你說。

黃 我偏不說。

許 你爲什麼不肯說呢？

黃 我——Jimnie，你知道我張不開嘴。

許 不成，我要你說。

黃（頑皮地）Jimnie，你太興奮了，抽支烟安安神就好了。

許 我不要抽烟。

黃 我要抽呀。

許 你？你哪會抽烟？

黃 嗯，我要抽嗎。給我一支。

「許拗不過她，掏出烟包給了她一支，自己也取了一支，劃火柴先替黃點上又自己點上。我們看清了兩人的面孔，一會兒，火柴滅了，一切又歸於黑暗，黃換了花格子裙，淺藍絨衣，黃皮鞋，黃吸了一口，噙了起來。」

許 我說你不會抽吧。

黃 我偏要抽。

許 不行，我還是要你說。

黃 說什麼呀？

許 （輕輕打一下）又裝腔！

黃 Jimmie，我實在說不出來。

許 好吧，那，你再跟我表示一下。

黃 唔，我不——

【但是右面這隻烟頭，已經圍過左面那一隻去了，左面這一支稍微抵抗了一下，便停住了。這時由右後方蹣手蹣足走出一個人，甲板上沒有燈，看不出面孔，只看得出一個輪廓。這個影子在樓梯處停了一下，就走下樓去了。許和黃完全沒有覺到，稍頃。有三個孩子在後方右舷那邊上來，嘴里喊着。

西洋男孩 Light! where is the light?

中國男孩 誰給我們開燈？

小女孩 我要燈。

【兩個烟頭的糾紛開了。

許 討厭！

三個小孩同聲 我——們——要——燈！我——們——要——燈！……

黃 來了，來了。

許 (阻止她) 淑芸！

【但是她已經去把燈開了。一個黃頭髮的男孩子和一個中國男孩各拿一根打高爾夫的棍子，燈亮了，就跪在地板上盪起來。小女孩抱着一個洋娃娃坐到樓梯末級跟娃娃玩。

許 討厭！

【船上的播音機嗚嗚地響了三下，接着是報告。

音 Dance will be held tonight in the grand lounge on Deck C. The orchestra will start at eight-thirty (接着又是一段中文報告) 今晚跳舞會在大客廳舉行。音樂八點半開始，(又重覆一次) 今晚——

黃 可該開一次跳舞會了。這個船上真冷清。(又坐下來)

許 也許是因為有那個炸船的謠言，船上事越少越好。

黃 謠言？你怎麼知道是謠言？

許 誰知道。曾古柏說不會出什麼事，反正這種事不到臨頭不知道真假。

黃 喂，寄梅，是不是謠言不管他，這件事倒是給唐太太周太太她們添了樁解悶兒的事。

許 哼，那一對活寶貝！

黃 她們快連這一船人的底細都打聽出來了。她們一會兒懷疑這個是間諜，一會兒覺得那個是奸細，成天緊跟着人背後。她們還跟我打聽你，勸我防着你點兒呢。

許 噤嘴，這兩位大偵探！

黃 噫，許寄梅，你是小心點兒好，別——別叫人知道了你的秘密。

許 祕密？我有什麼祕密？

黃 沒有祕密？燈一黑就動手動腳的。

【這時兩個男孩子不知爲什麼事爭了起來，

西洋男孩 That isn't right, George。這個不對。

中國男孩 對的。

西洋男孩 不是這樣。

中國男孩 是這樣的。

中國女孩 George，不要跟洋人吵，我給你去告訴媽媽。

許 真討厭！

黃（故意逗他）你喜歡「清淨」是不是！

許 嗯。淑芸，我們去走走，我們下樓去走走。

黃 我不去——那兒通機器房，我們去閒逛，叫人家當間諜打死了那才冤呢。

許（無可奈何）討厭！

【他們只好又坐下，許小姐自休息室出來，她換了一件長裾曳地的晚禮服。

許小姐 Hello!

許寄梅 Hello!

黃淑芸

許小姐 你們看見Sally沒有？

許寄梅 沒有。

許小姐 真討厭，又不知跑哪兒去了。他答應今天晚上帶我去跳舞會，今天正好輪到他息班。他說今天晚上請我喝酒請我跳舞。小弟弟，你幫我找一找他，好嗎？

許寄梅 對不起，我真不知道哪兒去找他，我要是看見他我叫他來找你吧。

許小姐 （掃興）好，Thanks。

【許小姐自己從右方下，去找Sally去】

黃 她叫你小弟弟？

許 嗯

黃 你們本來認識？

許 我們不是在美國同學嗎？

黃 哦，對了。

許 因為我跟她同姓，她就叫我小弟弟。你不知道，淑芸，這個人可憐的很。

黃 可憐？

許 嗯，她本來是到外國找丈夫來的，可是左揀右選，挑這個換那個的，直到今天也沒個結果。

黃 誰叫她整天狗皮膏藥似的黏着GG來着？

許 淑芸，你怎麼把古柏先生那份兒刻薄學會了？其實，她所以不成功也就是因為這個。不知道為什麼，她老瞧着毛孩子比中國人強。有好幾回她本來跟某某人很不錯了，只要有個毛子多看她兩眼，她馬上就變了心。

黃 該死！——

「四人三四談笑着走進大客廳去了。」

黃 (忽然想起了什麼) Jimmie!

許 嗯，什麼事？

黃 你知道不知道古柏先生給許小姐起了什麼外號？

許 我不知道。

黃 準有一個，可是他不說。我問他，他不肯說，只是笑着搖頭。

許 我也問過他，他說不大雅。

黃 這個缺德鬼，船上的中國人大概都被他起了外號。

許 給劉老頭子起的頂好。

黃 是什麼？

許 走江湖賣藥的。

黃 不好，不如給唐幹臣起的「社交堂」。

許「社交堂」，哈哈。……不過淑芸，我看頂好的還是給我們起的。

黃 你壞！

〔正說着，古柏先生就出現了。他自左上。在後方甲板上，身體挺得筆直，兩臂平伸，十指上翹與臂成直角。他就這麼四平八穩地從左至右走了過去。〕

黃 你瞧，說着他，他就來了。……他這是幹什麼？

許 他走八卦拳呢，每天晚上他總要這麼走好些趟。

〔會自右下〕

黃 我去叫他。

許 別去，淑芸。他這是平心靜氣的時候，不喜歡人跟他說話。

〔會走完一趟又倒了回來，還那麼四平八穩，西洋男孩莫明其妙地看着他。〕

西洋男孩 George—

〔西洋男孩推中國男孩的肩叫他注意，兩人看着會又由左方下，又看着他上來。忽

然兩個孩子站了起來，也學了曾的樣子，四平八穩，一槓一槓地跟在曾後面走，小女孩也放下娃娃學了樣子跟了上去。黃和許大笑。曾不但不以為忤，反倒怡然自得，自右方下，又回來走到左方，下。

黃 油炸排骨真會作怪。（忽然三個孩子匆匆地自左上，他們四處亂找。）

西孩 哪兒去啦？他哪兒去啦？

小女孩 他怎麼不見啦？George那個怪人怎麼不見啦？

中孩 奇怪，我明明跟着他的。

西孩 我也跟着的。

中孩 他走到風筒後面一轉就不見了。

西孩 我們找他去。

【兩男孩自左下，小女孩拖了娃娃追在後面。

女孩 等我，George，等我。

【女孩追去，幾乎絆倒正走上來的盧珊。盧又穿了第一幕第一場那件晚禮服，花枝招展地向大客廳擺去。看見黃和許，她停住招呼。

盧 Hello，你們不去跳舞？

黃 我們還等一等。

盧 黃小姐，你過來。

黃 （走過去）什麼？

盧 （低聲。但仍聽得見）你看見那個姓劉的老頭子進客廳沒有？

黃 沒有，怎麼？

盧 （笑笑）沒什麼，謝謝你。

【盧走進大客廳，裏面已經起了調琴弦的聲音。一會兒，鍾國祥換了一套白嗶嘰西裝，兩眼訂着盧珊的背影自右上。這回沒掛照相機。

許 老鍾。

鍾（嚇了一跳）哦！你們！

黃 鍾先生，你去跳舞？

鍾（支吾）我？不，不。

許 得了，老鍾，換了這麼套漂亮衣服不是爲的去跳舞？

鍾 不，這不相干。我，我想進去隨便看看。

【他慌慌張張點了點頭，進了大客廳。唐太太和周太太蹣手蹣足地從休息室出來。】

唐太太（交頭接耳）你瞧，我說不對不對嗎，他可不是追盧珊來了？

周 他那麼暈頭暈腦的樣子，倒有點兒像——

唐太太 哼，他那兒配當間諜，他就知道德國大皮靴！

【音樂開始，窗簾上漸有跳舞的人影，周和唐走到台中，看見許和黃。

唐太太 呦，你們這對小情人兒，不進去跳舞，在這兒傻坐着！

許 我們就要去了。

周 黃小姐，你有沒有看見我那位吳小姐？

黃 沒有呀。吃了晚飯後就沒有看見她。

周 真該死，又不知跑到哪兒搗我的鬼去了！

許 淑芸，我們進去吧。唐太太，你不去？

唐太太 我得在這兒等幹臣一起去。

〔許和黃進了客廳。〕

周 唐太太，你還會跳舞呀？

唐太太 我跳不動，幹臣要我進去坐——社交社交。

周 哦。

〔兩人坐在許和黃的椅子上。〕

周 咱們接着談咱們的。

唐太太 怎麼樣，那個姓曾的究竟是幹什麼的，你弄清楚沒有？

周 沒有呀，這個油炸排骨真會搗鬼，古里古怪地不知他在弄些什麼把戲！

唐太太 要說，我最疑心的倒不是曾古柏。

周 是誰？

唐太太 是那個販藥材的劉老頭子。

周 劉文富？

唐太太 嗯，你知道他不是販藥材的，他在平津一帶好像混的很不錯。

周 本來是嗎，他是孫大鼻子的祕書長。

唐太太 孫大鼻子？

周 嗯，就是華北的孫司令。

唐太太 哦，我說的呢。

周 我乾脆全告訴你吧，他本來是孫司令那個村子里一個抓草藥的醫生，還帶着

開了一家藥房，孫大鼻子就是他的學生。後來姓孫的混成了司令就把這位老師請去做祕書了。

唐太太 我說的呢。大概後來打起仗來，孫司令夸了，他也就耍人似的出了洋了。

周 大概是吧。

唐太太 你怎麼知道的？

周（臉微微一紅）我，我有點認識他。

唐太太 可是還有你不知道的呢。

周 什麼？

唐太太 就是昨天夜里的事。已經過了一點鐘，我出艙去上廁所，一推門，差點沒打在他的頭上。原來他正爬在我們門上，也不知看什麼呢！我就問他：「劉先生，你找誰呀？」他糊里糊塗唸着「不找誰，不找誰」就走了。等我回

給的時候，又看見他蹲在我們對門盧瑤她們門口，在門底下還巴來巴去不知道在幹什麼。我又走過去問他「劉先生你找誰呀？」他滿臉通紅，站起來一句話不說就走了。

周 唔——

〔許小姐急急忙忙自右方上，她正要張嘴問。〕

周 三母呀？我們沒瞧見。

〔許嘆了一聲，坐在椅子上。〕

許小姐 唉！

周 你這話是真的？

唐太太 當然，（看看許，向周示意叫她不要說了）許小姐，怎麼不去跳舞呀？

許小姐 唔，我累得很，不想去。

〔唐幹臣自左方休息室出。〕

唐太太 幹臣來了。

唐先生 玉卿，你在這兒，我到處找你。Dance早就開始了。

周 唐先生，唐太太，興致真不淺呀。

唐太太 不，我們進去坐坐。

唐先生 呃，社交社交。怎麼樣？周太太，許小姐，你們不來熱鬧熱鬧？

周 我是不會跳，許小姐是等伴兒呢。你們要是坐累了，還是來咱們來上四圈。

【唐先生唐太太跨着胳膊進了大客廳】

周 （望着唐的背影）哼，社交堂！

【許小姐站起來要走。

周 許小姐，

許 唔？

周 許小姐，你看怎麼樣？

許小姐 什麼怎樣？

周 究竟誰是間諜呢？難道真是那位油炸排骨的曾先生？

許小姐 哼，要有間諜，除了她還有別人？

周 誰？

許小姐 還不是那個不要臉的狐狸精。

周 盧珊，你是說？

許小姐 哼，她不是在漢口鬧過一回嗎？

周 哎，是呀——看看這個也像，看看那個也可疑，噫，可真把我弄昏了！

【忽然鐘國詳怒氣沖沖走出客廳。

周 鍾先生怎麼啦！

鐘 不怎麼。

周 你怎麼不跳舞，跑出來啦？

鍾 誰要跳什麼舞？

周 哦？不跳舞換那麼漂亮的衣服幹嗎？

鍾 我，我——

周 得啦，鍾先生，別裝着玩兒了。除了她也還有別人可以跳呀。

鍾 誰？你說什麼？

周 別裝傻了？你們別全釘着盧珊。來，我給你介紹個女朋友，你請許小姐去跳舞。

鍾 （張口結舌）我，我——

周 怎麼啦？許小姐也是找伴兒沒找着呢。

鍾 許小姐？可是——

【許向鍾看了一眼，嘆了口氣，站起來。

許小姐 唉！走吧。

「許和鍾進了大客廳。周很滿意地笑着，向休息室走去。走了一半。吳小姐沒了頭髮，擦了胭脂，自休息室出。」

周 嚙！你上哪兒去了，叫我這一路找？

吳 我在房艙里呀。

周 你在房艙里悶這麼半天幹什麼？

吳 你不是叫我換衣服打扮打扮嗎？

周 那也要費這麼大工夫？劉先生呢？

吳 在休息室里。

周 你怎麼不找他去呀？你怎麼不叫他帶你去跳舞呀？

吳 他，他一個人傻頭傻腦地坐在那兒喝酒，我，我怎麼好自己去叫他呢？

周 咳，這又怕什麼的？他是在等你呀。我帶你找他去。（拉了吳走。）

周 我告訴你，這才是你該找的人，有錢有勢的，別盡跟那些窮學生混。（周和

吳進休息室，許和黃自客廳出

許 還是外面空氣好。

【許哼着里面奏的“Hawaii Moonlight”

黃 來Jimmie我們在這兒跳。

【許和黃在甲板上舞起來。稍頃，劉文富挽着吳小姐從休息室出來。劉換上了皮鞋，精神飽滿，面帶微笑，牽羊似地牽着怯生生的吳小姐。許黃突然停住。

黃 吳姐姐！

許 劉先生，你們——去跳舞？

劉 嗯，你們不去玩玩？

許 我們剛出來。

劉 走，走，大家一起去熱鬧熱鬧。我請客，我請你們喝酒。

許 謝謝你，外面涼快一點。

劉 真不來吓？……好，待會見。

【劉興高彩烈拖着吳進了客廳，許和黃望着他們的背影

黃 吳姐姐！這是怎麼回事？

許 哼！還不是周太太的把戲！

【忽然許小姐氣憤憤地從大客廳走出來，鍾國祥低首下氣地跟在後面。

鍾 怎麼啦，許小姐，倒是怎麼啦？

【許一聲不響，急急向左方休息室走去

黃 怎麼啦，許小姐？

許小姐 怎麼啦？你瞧我這雙鞋子，叫他踩成什麼樣子！

【許小姐憤憤自左方下，鍾亦搭訕着自後方下

【忽然，劉怒氣勃勃地衝了出來。吳小姐胆戰兢兢地跟在後面。

吳 怎，怎麼了？

劉 你，你進去，你去給我把她叫出來。

吳 叫出來，誰，誰呀？

劉 誰？盧珊！

吳 盧——？

劉 去，去哇！

【吳戰抖抖地進去了。

劉 這個死不要臉的東西，老子得好好教訓教訓她。你們瞧着，我非教他認識認識我不可！

【一會，吳小姐跟在盧珊後面走出來。劉氣鼓鼓地瞪着盧珊。唐先生唐太太這一般人都跟了出來看熱鬧。周太太正好也挽了許小姐出來。劉瞪着盧珊半天不開口。

盧 （依舊甜蜜蜜地）劉先生，找我有什麼事呀？

劉 （威風十足）你，你個不識抬舉的東西！我問你，你不是說你不會跳舞嗎？

盧 我是不會跳呀。

劉 什麼！我，我明明看見你在裏面跟人跳！

盧 （看了劉一眼，若無其事）我在跟他學呀。（劉氣得直喘，說不出話）

盧 （婉轉然而有刺地）對不起，劉祕書長，這兒不是北平！

「劉氣壞了。哼哼了兩聲，一掉頭「拂袖」而去，進了休息室。大客廳里的音樂正哇哇地吹了一陣好像笑聲似的 Saxophone。衆人都冷笑着一聲不響看了這場戲。吳小姐大爲委屈，哇的一聲哭了起來。盧拍拍她的肩頭說：

盧 不要這樣，小妹妹，我不怪你……好了好了，走，我帶你去跳舞。

吳 我，我不去。

盧 那——好吧，回見。

「盧翻身走進客廳。

「衆人也正要陸續進去，忽然鍾國祥急匆匆地從後左方上，像是有什麼消息報告。

但是這回他不再爆炸彈似的那麼喊出來，他低低地招呼唐先生，可是別人都聽見站住了。

鍾 老唐，老唐。

唐先生 什麼事？

鍾 你來，你來。

〔唐走過去，鍾附在他耳畔說了兩句什麼，唐先生像挨了一棒。〕

唐先生 什麼？哪兒？哪兒？

鍾（指方） 喏，你看，那個紅燈。

唐太太 什麼事，什麼事！

唐先生 條船，有一條船跟着我們！（衆人都跑到後方去看，但是還沒拔脚，忽聽

下面船裏發出一聲，像有人毆打的聲音。衆人又要擁到樓梯口去看，可是一下子燈滅了。台上全部黑暗。）

聲音甲 哎喲，燈滅了！

聲音乙 怎麼回事？

聲音丙 怎麼了，怎麼把燈滅了？

【屋裏音樂停止。室內西人起鬨吹哨，忽然有人高聲喊：

高聲 船停了！

聲音甲 真的，停了！

聲音乙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腳步聲雜沓，客廳中的人全擁了出來。人影幢幢，一片亂叫亂喊。

衆人 怎麼了呀？

出了什麼事呀？

What's the matter.

What has happened.

是機器壞了吧？

不是船壞了吧？

Ouch!.....Sh-h-h.....

What the Hell is the matter--

Hey, there, You're stepping on my corn--

【突然唐太太的高而尖的聲音。

唐太太 哎呀不好！有人炸船了！

【衆人更失爲騷擾。

衆人 什麼？什麼？

哎呀，我的媽呀！

不好了！炸船了！

快走，炸船了，快走！

走到那兒去呀？叫你不坐這個船，叫你不坐這個船！

【亂哄哄吵成一片，忽然有人大喝一聲。

某人 不要吵！

【衆人被這一喝，陡然安靜下來。有這驟然一停，空氣更爲緊張。約莫有十秒鐘，忽然黃淑芸忍不住大叫起來。

黃淑芸 Jimmie，我愛你！Jimmie，我愛你！（她才叫完，燈光一下又亮了。衆人

又哄了一陣。馬上又靜下來，因爲播音機上又嗚嗚地響了起來，接着報告道：）

音 Nothing serious has happened, We have just blown a fuse It is fixed and all is well. So go ahead, ladies and gentleman, and have a good time（接着是中文報告。）

中文報告 諸位放心，一切平安無事，適才電路發生障礙，已經修好，一切平安無事。

「衆人心安，眼光轉到黃淑芸身上，她還死死地匍在許寄梅頸上。衆人哄然一笑，她才醒過來。」

黃 哎喲！

「她一扭身跑得個無影無踪。」

許 謝天謝地！

「許追下」

周 阿彌陀佛，可嚇死我了，我以為真的炸船了呢！

唐太太 那條船呢？那條船呢？

「衆人擁過去看」

鍾 咦，不見了。（唐太太向鍾翻了個白眼，哼了一聲）

唐太太 哼——幹臣，來，別聽他搗鬼！（唐夫婦進了大客廳。衆人也陸續跟着進去了。音樂又響了起來。就剩下吳一個人在外面，她四面望望，更加傷心，索性坐到椅子

上嗚咽起來。稍頃，古柏先生從樓底下走上來。他站在樓梯口看看她，走到她身邊。）

曾 小布穀，又是怎麼回事呢？

吳 （抬頭看看他）嗚呀！（又重新嗚咽起來。）

曾 別哭別哭！小布穀！咱們先回艙去洗洗臉，洗完了臉我陪你去跳舞，好嗎？

吳 （看看他）你——跳舞？

曾 嗯，對了，今天晚上我也要跳舞了！

【曾挽了吳向休息室走去】

幕落

第二場

離前場約一星期，上午十點鐘左右。還是前場那層甲板上，但是這時，已是另外一番景況。早晨的陽光洒滿了一甲板，涼爽的海風吹拂中，幾個孩子在甲板上玩耍。隨處放着一些躺椅，坐臥着幾個晒太阳的人，都是懶散得有如蔚藍的天空中倦臥的雲朵，初秋的天

平洋上，一切都是清爽而輕快的。由右方小游泳池那裏時而傳來男女嬉笑之聲和跳水的聲
音：

黃淑芸穿了游泳衣，外披一件花格子浴衣，站在右方寫着「MEN」的那扇門前，着急地敲。

黃 Jimmie! Jimmie!

許（在內）來了，來了。

黃 快點兒來呀，你。

許（在內）就來了，別急，就來了。（黃走到後面船舷處，向右方看那些在游泳的人。風吹過一陣笑語聲。她又走回來。唐幹臣本在陪着劉老先生曬太陽，看見黃過來便和她攀談。）

唐先生 黃小姐，你們去游泳呀？

黃 嗯。我在這兒等許寄梅，他進去洗澡洗了有十分鐘，還不出來。

唐先生 稍坐一坐，坐一坐。（黃坐在唐旁的一張空椅子上。）哦。黃小姐，我還沒有您的地址。（邊說，邊掏出那個小紅皮本子）……唔，可不可以請您賞我一個地址。

黃 哦，我，我們還沒有一定的地址。

唐先生 那就賞我個通信處也好。黃小姐，你們是到重慶去的吧？

黃（爲難）我，我——

唐先生 不要緊，黃小姐，你們那個組織的事，鍾先生都告訴我了。

黃 可是，可是曾先生說沒有過日本海峽之前，還是不說的好。

唐先生 咳，曾先生也是過慮，難道我們還會是日本間諜嗎？（向劉先生）黃小姐他們是回國參加抗戰的。

劉 是嗎？（故作感嘆）唉，現在是得看你們這些年青人的了，我們這些老頭子算是落了伍嘍！

黃 劉先生真客氣。

劉 我瞧我們中國是得革命才成呵。兄弟倒是各國去觀光觀光了一下子。俄國俄羅斯我也到過，瞧瞧人家那些個革命家，嘻，那才真叫——

唐先生 哦？

劉 我就說嗎，中國就是整個兒學人家革下子命，也不見得就壞呀，吓？

【黃寫好本子，正好許寄梅從浴室出來，黃把本子塞在唐手裏】

黃 再會，唐先生。（向許，埋怨地）洗這麼久才出來，把人等得都急死了！許 現在天涼了，游泳池里水冷得很，不先拿水慢慢沖涼了怎麼受得了呀？

【順手把一包毛巾之類放在一張贈椅上】

黃 走吧。

【黃挽着許的胳膊向右後方下】

唐先生 劉先生，我倒沒有想到，您的思想新得很哪。

劉（完全忘了他方才說的話。）什麼？

唐先生 我倒沒有想到，劉先生還是位革命家呢！

劉 哦，笑話笑話，（得意地笑笑）唐先生，您是明白人。那不過是跟他們年青人說着玩玩，叫他們高興高興。

唐先生 可是黃小姐不見得就相信共產主義呀！

劉 瞎，這個年頭兒，唐先生，還有那個年青人不是共產黨的！

【唐太太和周太太自右後方上，唐太太一面不停地回頭看，一面嘮叨着。

唐太太 真是不要臉，到哪兒全圍上這麼一大批男人。

周 這才叫電影明星呢！

唐先生（站起）哦，玉卿，你們來啦？劉先生正在等你們湊四圈呢！

【唐太太坐在唐先生讓出來的椅子上，周太太也坐下來。

唐先生 你們在說誰呀？

周 誰呢？還不是盧珊。

劉先生 哦，她——

唐太太 這些男人可也下作，爲什麼全蒼蠅似的黏着她呢？

周 哎——（看看劉先生，）男人呀就是這個蒼蠅脾氣，越是臭的騷的越愛。

劉（打岔）呃——怎麼樣，進去再來四圈吧？

周 人不夠，唐太太有命令，不許唐先生打牌。

唐先生 不，我不會，我不會。

劉 不要緊，許小姐在里面坐着呢。加上你們兩位不是正好一桌？

唐太太 好，你先去拿牌吧，我們就來。

【劉先生入休息室。

周 唐太太，您瞧，連劉老頭子都叫她迷的這麼暈暈糊糊的。你猜那天晚上你看見他，蹲在盧珊門外是幹什麼？他是送情書去了。

唐太太 真的？

周 盧珊告訴吳小姐的。

唐太太 我看盧珊這個東西是有點兒邪氣。許小姐的話有點兒道理，這個間諜要麼沒有，要有準是她。

唐先生 好了，玉卿，你們別這麼疑神疑鬼的了，鍾國祥的話也未必靠得住。

唐太太 噢，你也幫盧珊的忙呀？

唐先生 咳，這是什麼話？我是說，已經這麼些天了，也沒見有什麼動靜，你們何必白費這麼些心思做偵探？

唐太太 哼！你等着呀，明天就過日本海了，等過了日本海峽，你再幫她說話不遲。

周 得了，咱們打牌去吧，別爲了盧珊打翻醋罈子了！

唐太太 我總要找個機會探探她才放心！可是我們從跳舞那晚上起已經釘了她一

星期，還是毫無辦法，她周圍老是圍着那麼一批人。

周 咳，索性等她到我們艙里來開箱子的時候問她吧！

唐先生 不行，她鬼得很，她總是趁我們都不在房的時候來開箱子。

唐太太 哦，周太太，你知道不知道，盧珊就這麼一只箱子。

周 咳，她不是說行李太多，她們艙里放不了，才沒搬走的嗎？

唐太太 哼，我有一天到她艙里去看了，他們艙里根本沒有一件行李。

周 這可怪了。

【劉先生在休息室門口喊。

劉 你們兩位太太來呀，許小姐已經到了，牌桌子都預備啦！

唐太太 來了，來了。（劉下）

唐太太 （又回頭向周太太）你說她在漢口那回真的是受人誣害的？

周 唔，大概不會錯，曾古柏說的。

唐太太 真是那個軍官誣告她？

唐先生 （湊過去）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周 不是報上登過，盧珊做間諜叫人抓起來給槍斃了嗎？敢情是這麼回事，有個軍官轉盧珊的念頭，轉了好久沒有到手——這個女人也怪，她不肯就是不肯！這個人恨她就硬告她是間諜，給抓起來了。

唐先生 哦，後來呢？

周 後來找不到證據又給放出來了。聽說那個軍官倒真的洩露了什麼消息，被槍斃了。（向唐）走吧，劉先生等急了。

【周先走一步，唐幹臣拉住太太低聲道

唐先生 玉卿，我有話跟你說。

唐太太 周太太，你先走一步，我就來。

周 怎麼，你們還要談會子情話呀？

【周入休息室】

唐太太 什麼事？

唐先生 你叫我打聽的曾古柏的事，我打聽出來了。

唐太太 哦，他是不是——？

唐先生 不是的，他組織了一個團體大概有二三十人吧，要一道兒到重慶去。

唐太太 還有呢？

唐先生 沒有了。

唐太太 咳！這誰不知道呀？打聽了一星期，就打聽出這個。（掉頭要走）

唐先生 玉卿，我，我倒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

唐太太 什麼？

唐先生 玉卿，你，你看我加入他的那個團體一起去重慶。好不好？

唐太太 什麼，這時候到重慶去！你瘋了？你不聽說重慶天天吃炸彈，天天炸死

人？

唐先生 可是以前那些舊同事，現在在那邊，似乎都還混的不錯呀。

唐太太 誰？

唐先生 黃仁卿他們在重慶，每次來信不都挺起勁嗎？

唐太太 起勁？混得連襪子都買不起，赤腳穿皮鞋，還起勁呢！

唐先生 可是，可是回上海又怎麼樣呢？白跑美國一趟，把幾個老本錢全花光了

，事情——

唐太太 到了上海再說，反正不能進去送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性命要

緊！

唐先生 可是，可是！

周太太抽着支烟又從休息室出來

周 你們這個情話還沒談完呀？

唐太太（立起）記住我的話；少這麼胡思亂想的。走，周太太，打牌去。

周 不行了，許小姐又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唐先生 我，我來替你們找她去，你們先去定莊吧。

〔唐先生走進休息室〕

周 這位三母也是怪，昨天一晚沒露面，今天早晨又不出頭，可把個許小姐急瘋了。

唐太太 劉先生呢？

周 在里面跟吳小姐用撲克牌算卦呢，吳小姐算他這一路上有個小愛情故事，把劉老頭子樂的嘴咧開了再也閉不上。

〔右方又傳來一陣笑語之聲。〕

唐太太 哼！

周 哦，唐太太，剛才你提起盧珊只有一個箱子，我倒想起個查盧珊的底細的法

子，當着唐先生我沒敢說出來。

唐太太 什麼法子？

周 盧珊的那只箱子不是存在我們艙里嗎？這時候艙里沒有人，我們把它打開看看，你說好不好？

唐太太（一楞）哎喲，這個主意好極了，你怎麼不早想起來呀？

周 你說能做嗎？

唐 當然。

周 不缺德呀？

唐太太 這有什麼缺德，這關係全船人的性命呀。

周 可是——可是沒有鑰匙，怎麼辦呢？

唐太太 那不要緊，她穿游泳衣，鑰匙不會放在身上，咱們到她床鋪上去翻。

〔右方有人聲〕

唐太太 快去快去，趁現在艙里沒人。

〔唐太太和周入休息室下〕

〔許寄梅和黃淑芸濕淋淋地自右後方上。〕

黃 好冷的水，好冷的水！

許 快些擦乾晒晒吧！

〔兩人拿起椅上的毛巾擦乾身體，坐下晒太陽。〕

〔古柏先生帶了四個學生模樣的人，茁壯的身體，笑嘻嘻的臉。手裏各拿游泳衣等

自左下方上

曾 哦，小許，你們在這里？

許 （招呼那些人）Hello。老李，老王，洗澡哇？

甲 （玩笑地）我們來揩油。

曾 他們四個要游泳，我給他們跟帳房說通了，讓他們過過癮，好，請洗澡換衣

服吧！

許 那屋子小得很，只能容兩個人，你們得分批洗才行。

甲 老李，老王，你們先去吧，我跟老謝等一下。

【有兩個笑着先進浴室去了】

曾 請坐請坐。

【大家坐下。George。他的妹妹，和那個西洋男孩從右方滾着一只皮球出來】

George （看見老曾）喂，曾先生，教我們打拳，曾先生，教我們打八卦拳。

小女孩 （跟着喊）教我們打拳，曾先生，曾先生——

【曾笑着推辭，那個西洋小孩裝起前場古柏的姿勢來回走着問】

西洋男孩 是這樣，是不是，George？

George 不，不是這樣，是這樣的。（他又做了一種樣子。）

西洋男孩 不對，是這樣——

【兩人又爭論起來。小女孩也跟着亂喊。

【這時盧珊一面跟人打着招呼，一面搖搖擺擺地自右後方上。

盧 我就來，我一會兒工夫就來。

【她還是穿着浴衣和那件外衣，嬋嬋婷婷走到衆人面前，笑着招呼。

盧 Hello！

黃 盧小姐那兒去？

盧 我到八號艙去拿件衣服。

黃 八號艙？你不是住在七號嗎？

盧 是啊，我的東西太多，七號艙里放不下，只好存在八號她們那邊了。

【盧珊轉身向休息室走，鍾國祥捧着像匣子自休息室出

鍾 哦，密斯盧，密絲盧——

盧 （笑着做躲避狀）不，我不照，對不起，鍾，我照起像來實在不好看。

鍾 不，一定好，一定保好，密斯盧——

會得了，盧小姐，您就讓他照一張吧，那些雲彩已經等了一個星期了。

盧 那——要不哪位陪着我一起照吧，黃小姐——

黃 （笑着逃開）沒我的事。

【唐幹臣自休息室走出。

盧 那麼，唐先生，您來照，您是個講社交的人。

唐先生 什麼事？什麼事？

盧 鍾先生要給您跟我照一張像。

鍾 （抗議地）呃——呃

唐先生 好，那好，可是我太太她們要打牌，要我去找許小姐。

盧 那不要緊，一會兒就照完了。K.K. 鍾，請你快點呀。

【盧和唐在欄杆前站好，鍾無可奈何，只好打開像機預備照份

黃（搗亂）親熱一點呀，你們。

盧 小黃！

黃 這，這不行呀！

【她跑過去，把唐右臂扳起繞在盧頸後，手放在盧肩上。

黃 哎，這樣還不錯。

【鐘一會兒鈎鈎那件機器，一會兒扳扳那個輪子，弄得手忙腳亂

【劉先生自休息室出，見狀目瞪口呆，傻站在那兒看着。這時三個孩子本來在旁邊看着的，忽然撒嬌似地，

小女孩 我也要照。

西洋孩男 我也要照！

George 我也要照！

【三個孩子同聲喊：我——們——要——照——像，我們——

【三個孩子喊成一片。

盧 好，來來，都來照，都來照！

鍾 可是，可是——

【三個孩子高興極了，一窠風跑過去。George 站在盧身旁，西洋男孩在唐身旁，小女孩站在前面，都笑嘻嘻等着照像。

盧 鍾先生，請你快點兒，好嗎？

鍾 就好，就好，就好，就好。

【他前進幾步又後退幾步，又蹲了下去，終於一躍而起

唐先生 照完了？

鍾（連忙）別忙別忙，還沒有照呢。才對好光。現在讓我算一算曝光時間，

【浴室門開，前二人穿了浴衣走出。

二人 喂，老謝，該你們了。

謝 你們好快呀！

二人 游泳要緊，你們快點來呀！

謝 你們先去吧，我們且得洗一陣子呢！一個多星期不洗澡了！

【前二人自右方下，後二人入浴室。鍾國祥滿腹狐疑地一手拿著一個小本子，一手

拿著一個測光器。

盧 怎麼呀，鍾先生？

鍾 奇怪，要照這個測光器算起來，應該是用三十分之一秒，可是這個表上又說是一百分之一秒。那，那——

【小女孩早已不耐煩了，她回頭看看盧和唐，忽然想起了什麼，翻過身來，舞着兩只手，唱起結婚進行曲來：

小女孩 噹——的打——噹，噹——的打——噹——

【衆人不覺大笑，連盧珊和唐先生也在笑。忽然唐太太手里拿著一個信封怒氣沖沖

地自左方休息室出，一看見唐先生和盧珊的親昵狀態，驚急而呼。

唐太太 幹臣——你這是——

【她三腳兩步跑過去，一把拖開唐先生。

唐太太 （回頭向盧珊瞪着眼睛）你！——你——（向唐先生）快走！（拖着唐幹臣向

右方去，一邊揮着那個信封）好，幹臣，倒要你說說，這是怎麼回事？

盧 （聳聳肩）對不起，鍾先生，照不成了。

【她慢慢地進了休息室的門。

鍾 （長嘆一聲）唉，（坐倒椅子上。）

許 得，淑芸，瞧你惹的這個事！

黃 （慢慢走過去問。）這是怎麼回事？

【周太太自休息室出，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和些花綠的紙。

周 咦，唐太太呢？唐太太呢？

黃 還唐太太呢，剛才這兒出了亂子！

周 亂子？什麼亂子？

黃 剛才鍾先生正給唐先生和盧小姐拍照，唐太太跑來鬧見了，就把唐先生拖跑了，手里還拿着一封什麼信，像要找唐先生算帳。

周 糟糕，那正是唐先生寫給盧珊的信呀！

黃 什麼？

周 嗯，我們剛在倉里翻盧珊的箱子翻到的。

許 什麼？你們翻人的箱子？

周 （不大好意思） 瞎，也是因為這個間諜不間諜的呀。我們總覺着盧珊有點兒嫌疑，就去搜她去了。可是她箱子里什麼也沒有——她就這一個箱子，你們知道——她這個箱子里就只有三件衣服，一件她身上的浴衣，還有那件紅花的，不中不西的衣服。再就是一件舊綢子綠旗袍。

黃 哦，怪不得她整天穿着游泳衣呢。

周 此外就是（拿起那些信）這個，唐太太說是——

劉 （好奇地湊過去）那是什麼？

周 對了，你自己拿去看吧！

劉 （一把奪過）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劉面紅耳赤地跑了】

黃 那是什麼？

周 劉老先生寄給盧小姐的情書——喏——還有這些個——

黃 那是什麼？

周 唐太太也不認識。

【曾古柏接在手里看看，搖搖頭遞給許寄梅。

黃 Jimmie，是什麼？

許（緩緩地）外國當票子，（又塞回周手里。）

周啊！

黃唉！

周（繼續報告）後來翻到一個信封，唐太太一看臉就白了，就說了聲「幹臣的，」忙着掏信，可是里面是空的。她掉頭就跑了，我忙着追出來，箱子還沒鎖呢！

【她掉頭想走。盧珊正憤憤然自休息室出，一看周手里那一堆，知道了是怎麼回事

盧你——你？

周（看看盧珊，十分抱歉地）真，真對不起，盧小姐，我——

【她把紙條塞在她手里，就想走。唐太太拉着唐幹臣上。

唐太太你不說真話。好，她在這兒，我跟她當面對。

唐先生 玉卿，這是何苦呢？玉卿！

唐太太（不由分說）盧珊，你說，你說，幹臣給你這封信里說的是什麼。

唐先生 玉卿，你給我留點兒面子！

唐太太 你說，你說！

唐先生 玉卿！

盧（苦笑了一下）他，他寄信給我，要我請他做私人祕書。

【顯然這正是唐幹臣對唐太太的供狀，但是這個侮辱太大，唐太太掩着臉跑了。

唐先生 玉卿，玉卿！

盧 可是現在你們已經明白，我沒有那份兒能力（拿起當票子慢慢地撕成碎片，托在手上向海里一吹，像吹掉了一層什麼似的。）對不起，諸位，少陪了。

【她依舊嫋嫋婷婷地向休息室走去，周太太滿面羞慚地搭訕着。

周 吳小姐呢？誰看見吳小姐了？

「盧珊忽然停住腳步，轉身指着男浴室的門。」

盧 哦，我看見她進那個門去來着。

周 哦。（掉頭便走。）

許 （想攔住她）喂——

盧 （作勢止許）嘶！

「大家看着周走到浴室門口，望了一下那個寫着「MEN」的牌子，開門走進去了」

室內二人 喂！喂！

「周面紅耳赤地匆匆走出，匆匆向右方跑去」

「衆大笑。忽然鍾國祥匆匆自左後方跑上。」

鍾 消息，好消息！間諜捉住了，間諜叫我們捉住了！

「周太太一聽又站住了。」

許 哦，是個什麼人？

鍾黃 二副說的。

「這時周太太早已湊了回來

周 管他大副二副呢，間諜是誰呀？

鍾 我也不知道。

第三幕

第一場

三日後，又是休息室裏面，古柏先生在左角沙發上睡覺，許寄梅和黃淑芸在長沙發上卿卿我我。唐先生在酒排間前面那張桌上寫信。酒排間闔着，右角的桌子被拉向中央來，打起了一桌麻將，唐太太面向左，周太太向右，劉先生面向觀眾，許小姐面朝裏，四人之間似乎鬧一點小爭執。

唐太太（調解地）得了，周太太，小意思，不過才三百二十和。北風。

周 不，唐太太！輸贏事小，打牌打的個心思。大家賭放還有什麼味兒？

劉 怎麼叫賭放？我自己手裏也是三番牌，我難道拆了打？又不是三付下地。

周 不是三付下地也看的出來。沒見過，這麼三條接五條地放，反正是我做莊。

唐太太 喲，周太太，您要這麼說——碰，九萬——倒叫我這和牌的難爲情了。

周 我不是單說這一牌。劉老先生，您這牌打的我可是不敢恭維。

劉（倔強）我就是這麼打法。

周（冷笑）打了一世界麻將的人，原來是這麼個打法？

【劉死力發洩什麼似的，打出一張牌。

唐太太（眼快口快）碰。

周 你瞧，你瞧！紅中接白板，這不是誠心開砲。

【許小姐實在忍受不住，推托不打

許小姐 哪位替我一替？我有點兒暈船。

唐太太 別走，許小姐，沒幾牌了。

許小姐 不，我實在是暈船，對不起，吃完午飯再打吧。

【不管別人同意不同意，她上樓去了。

唐太太 喲，哪見過這樣兒的？眼也不算就走了！

劉 這種牌不打也罷。（推牌）

周 什麼暈船啦？風平浪靜的，乾脆說是三母進了醫院，見不着三母害相思病就完啦。

劉 別瞎挖苦人，周太太。（想裝作頑笑的樣子，却說得非常之僵。）輸幾個錢事小，犯不上糟塌人家。

周 喲，這怎麼說的，我又沒說是您劉先生害相思病，您何必這麼做賊心虛呀？

劉 （把桌子一拍）你別這麼胡說八道的。

周 （發作）哎，你怎麼張口罵人啦！你才胡說呢，你放屁！

唐太太 哎喲，這是怎麼了，這是怎麼說的！

周 他先張口罵人嗎！

劉 罵了你了，怎麼樣？

唐太太 周太太，算了算了，眼看明天就到上海了，幹嗎還淘這個氣。（唐先生

也過來勸架。）

唐先生 劉先生，算了，劉先生，明天就到上海了。一路上感情融融洽洽的，何必臨下船生這個悶氣。

劉 （憤憤地走到右角上坐下）我不跟她說，沒受過教育！

周 （才被唐太太拉開，又發作起來。）什麼？我沒受過教育？我受過整整兒的六年教育，不折不扣的。——奇怪，我說別人害相思病，你多什麼心？我又沒有指在你臉上，說你姓劉的害盧珊的相思病。

劉 （被她說中心病，勃然大怒）你——你再胡說八道，我可打你嘴巴！

周 （衝過去）你打，你打！

唐先生
唐太太 （兩邊拉勸）哎喲，得了，得了，算了。

周 不行，我叫他打！他不打不是人！

【大家又勸開，許寄梅也過去幫着勸架。

許小姐 大家少說一句吧，叫外國人看着多丟人！

劉 哼！我叫你打聽打聽我是誰，是不是好惹的！

周 是誰，哼，你以為你當個破軍閥的祕書長，有什麼可美的？你大不過是個三家村賣狗皮膏藥的！

劉 （氣極了）你——你放眼亮點兒！你——你——別叫我抖出你的底細來不好聽！哼，什麼出身！

【周被他一說，嚇後了。劉見佔了上風，更為得意。

劉 你以為我不認識你？我在天津混過十多年。你忘了你倒茶送瓜子的時候啦，你？什麼東西！

【周氣得目瞪口呆，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周 我搬走，我讓你！吳小姐，給我搬頭等艙。我走，我讓他。吳小姐！吳小姐！該死的東西，又死哪兒去了！都跟我作對，一個一個都跟我作對！我走！

我走！

【她哭着叫着上樓去了。

唐太太 唉！這是怎麼說的？好容易平平安安過了日本海，還有一天就到上海了，可惜我又是一副混一色帶元寶。

唐先生 劉先生，好男不跟女鬥，我瞧你就吃個虧，忍着點兒吧。

【鍾國祥自外入，莫明其妙，傻站在當場

劉 是她太難了嗎，我直讓着她，她一個勁兒地胡說八道。

唐太太 算了吧，劉先生，同船一路，何必呢？

唐先生 又還有這麼些炸船炸車的謠言，我們好壞總還算是同舟共濟呀。

劉 那你要我怎麼辦？

唐先生 還是勸她別搬了吧，大家和和氣氣還是打牌，社交場中的事情——

唐太太 對了，還是打牌要緊。

劉 那你們去叫她呀！

唐先生 總得你去道個歉。

劉 什麼？那我可不幹。

唐太太 劉先生，大人不見小人怪，你就委曲點兒吧。周太太還說到上海請你吃飯呢。

劉 我不去！

唐先生 何必呢，這又不失面子，大家在上海還要見面的——社交場中的事情。

唐太太（低聲）劉先生，你上海還要上岸呀，周太太的先生不是好惹的。周玉書，你不是不知道——

劉（有點發毛）唔——（偏嘴硬）我才不怕他！

唐太太 光棍不吃眼前虧，何苦呢？

劉（想了一想）我叫她不搬就是了，脾我是不打了。——（站起）誰知道她跑到

哪兒去了。

唐先生 我陪你去找她。

唐太太 你呀，你坐着吧。走，劉先生，我陪你去。

【唐太太和劉先生上樓去了，唐先生默然坐回去，寫他的信。

鍾（向曾）是怎麼回事？

曾 你看。（他遞了一張字條給鍾。）

鍾（讀字條）美國總統號第三回，「老先生破口大罵，大小姐拂袖而逃。」

黃 老曾，你這個缺德鬼！

【鍾更加糊塗。

曾 別鬧了，我問你，老鍾，昨天開會你怎麼跑了？

鍾 這羣廣東人，我沒法子同他們講話。

曾 怎麼？

鍾 他，他們就不知道什麼叫「服從」。

曾 服從？你要他們服從誰？

鍾 呃——呃——反正他們不懂什麼叫團體生活。那些學生更壞，全欠訓練，你一句我一句地。叫他們到德國去看看，看看人家，腿抬起來有這麼高，嘎！
嘎！嘎！

曾（笑着）可是，鍾先生，我們要走海防，他們要這麼走路，法國人怕就不能放過去吧？

鍾 老曾，我不是開玩笑。

曾 好吧，你就因為他們不懂——呃，服從，你就不幹了？

鍾 嗯。

曾 我還以為是因為他們給你起外號叫希特勒呢。

鍾 老曾，我說過，我這個人不開玩笑——

許寄梅 乾脆一句話，老鍾，你還跟不跟我們一起走？

鍾 我不跟這些不知道服從的人合作。

【鍾上樓去。

許 哼，倒也乾脆。

曾 他走了就走了吧，好在我們人數還是沒有減少。

許 怎麼？

曾 我們添了一個吳小姐，她答應跟我們一起去重慶。

黃 吳小姐答應了？

曾 嗯。

黃 （拍手）好極了！好極了！她在哪兒？我去找她去，寄梅，我們去。

許 等一下！老曾，現在有一個問題。

曾 什麼問題？

許 他們有人怕萬一日本人借歐戰的機會，把安南的交通斷絕了。

曾 寄梅，只要我們有勇氣有決心，我們總有法子進去，海防過不去走仰光，仰光過不去走西伯利亞，一路堵住，咱們還有一路，看他堵得死誰！你去告訴他們，明天一到上海，我們就去旅行社打聽。

黃（在門口）Jimie，走呀，我們去找吳姐姐。

許 來了來了。（向曾）我就去告訴他們。

【兩人自中門下】

唐先生（一直在聽着的，慢慢湊過左方）曾先生。

曾 唔？

唐先生 請問你們組織的是個什麼團體呀？

曾 哦，我們船上有很多人到內地的，想組織起來一起走，方便一點。

唐先生 我好像聽說有幾位不大通國語，是嗎？

曾 嗯，有幾個返國效力的華僑，他們一直生長在美國。

唐先生 曾先生，我倒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曾 建議？

唐 我有個小小的計劃——

曾 哦。

唐 這些人不通國語，到了內地，一定是很困難的，你瞧，我正預備到上海辦個補習學校。好不好我來加開一個國語補習班，專收這批人來教他們國語？日子不用多，三個月，三個月我管保教會他們。

曾 這個主意很好，唐先生，不過我怕他們等不及。

唐先生 怎麼？

曾 他們要是肯在上海蹲三個月，他們就在美國過舒服日子不回來了。我怕他們急于要聽聽炸彈的聲音。

「會揚長出中門去，唐大爲沒趣，但是他想了一想，只嘆了口氣，搖搖頭又坐下了

。周太太吵吵嚷嚷下樓去來。

周 乾 把這船炸了吧，這簡直是欺人嗎！

唐先生 （不甚起勁）怎麼回事，周太太？

周 唐先生，你聽聽，還有一天的路要補全程的錢。還有一天就到上海了，他說頭等票得從火燒魯魯也不是水滾魯魯的補起。我這位吳小姐是一點兒事不能辦，我又偏偏不懂這個洋文兒。聽着他們咕里瓜拉乾着急——

唐先生 哦，周太太，你不必搬了，什麼都說好了。

周 我非搬不成！——（聽出對方的話）什麼？你說什麼？

唐先生 你沒有看見玉卿？

周 沒有呀。

唐先生 她領着劉先生給你道歉去了。

周 道歉？——（威風凜凜）可沒有那麼便宜的事，罵了人道歉就完啦？

唐先生 唉，隨你便吧。（坐下了）

周 （想了一想）好吧，咱們再說吧。可是房艙我非搬不成——我不能叫人家笑話，說我爲了省錢受氣！

【唐太太和劉先生上，劉先生像個淋了雨的叭兒狗。

唐太太 嘿，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我們滿處找你，你倒跑到這兒來了。周太太，劉先生給你道歉來了。

劉 （滿臉堆笑，一揖倒地。）對不起，周太太，兄弟多嘴。

【周轉身不理他。

唐太太 得了，周太太，殺人不過頭點地——

劉 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姓劉的不是。

周 好吧，既往不咎，劉先生，我說過到上海請你到我家吃飯，我還照樣請你。

〔周揚着頭上樓，走了兩步又站住。〕

周 我得好好地請你一頓。

〔周上樓去了，劉糊裏糊塗地傻看着她。播音機鳴鳴了兩聲，又報告起來。〕

音 We shall be in shanghai at noon tomorrow, we shall be in shanghai at noon tomorrow. 明日準正午十二點到上海，正午準十二點到上海——

〔劉頹然倒在椅子上，幕落。〕

第二場

前場後一日，上午十一時許，船早已進了黃浦江。

休息室裏面聚了好些人，都穿得整齊齊的。到上海的提了小件行李等着靠碼頭下船，不是到上海的也都預備下船去游玩一天再上船。因此，室內很爲熱鬧。中門開着，有些人在船欄杆上看岸上景緻，指指點點說八一三的遺跡。鍾國祥捧着像匣子，也在裏面擠來擠去。

開幕後，室內人漸漸陸續走出去擠在船邊上看，只留下唐氏夫婦，許寄梅，黃淑芸，曾古柏和許小姐在場。唐太太和許寄梅黃淑芸談話，非常惋惜，而又羨慕的樣子。

唐太太 你們一路可千萬記着給我寫信呀。

黃 好，唐太太，我一定記着。

唐太太 你們什麼時候結婚，千萬不要忘了給我寄個喜帖兒。

黃 唐太太！（看許得意萬分，咧着嘴傻笑）看你這傻樣子？

唐太太 我看交通要是方便，你們還是回上海來結婚吧。那多好，又方便又熱鬧，我叫幹臣給你們證婚。

許 謝謝你，唐太太，我們這一團體的人，大家都發過願心，回來時候要坐長江大輪船順流而下。

唐太太 唉，究竟是你們年青人胆子大，這麼兵慌馬亂的，敢繞着圈子往裏跑。聽說裏面炸的兇得很呢。

許 那怕什麼，我們有幾萬萬人在裏面，日本人炸到今天也沒炸出他們一個怕字來。

唐太太 聽說吳小姐也加入你們了。——吳小姐，誰想得到？

【唐先生從外面進來。

唐先生 眼看就要到了，滬江大學已經過去了，炸壞了好些房子！一路都燒得不像樣子。

許 淑芸。我們去看看。

【許和貴出中門去。

唐先生 要不到半點鐘，就到上海了。

許小姐 唉，到了，一轉眼的功夫，又回了上海！就是人老了兩歲，此外什麼也沒有。（唐夫婦想不到許小姐發出這個感慨，望着她。）

唐太太（尖酸地）你不是帶回三十二雙美國鞋子嗎？

許小姐（長嘆一聲）唉！鞋子！

「她按佳鼻子從中門出去了，室內只剩下唐先生和唐太太。曾古柏在睡覺。

唐太太 奇怪，人都哪兒去了？要下船了，人可都不見了。希特勒呢？

唐先生 希特勒？哦，你是說鍾國祥？在外頭。

唐太太 間諜到底是個什麼人？他打聽出來沒有？

唐先生 沒有，二副也不知道。

唐太太 哼！盧珊呢？

唐先生 她自從你們發現她的祕書那天起，就推暈船，沒出過艙。

唐太太（不覺有點歉然。）唉！周太太又搬到頭等去了——可是劉文富劉老頭子

呢？

唐先生 怕的還在船尾上觀海，從昨天吵了架後，他就傻頭傻腦坐在那兒觀海。

唐太太 這又何苦呢。吵個架小事，犯得上這麼樣？我去叫他去。

唐先生 玉卿，你別叫他，他不下船。

唐太太 怎麼不下船？周太太不是請他吃飯嗎？

唐先生 他不去。

唐太太 爲什麼？

唐先生 他不敢去。他知道周先生是個什麼角色，他怕上了岸要吃苦頭。

唐太太 該死，該死！

唐先生 唉——也可憐！

唐太太 可憐！要不是他吵架，我正好借機會撈本兒。我昨天手氣正興的時候，

就被他吵散了。現在我撿了這麼些叫我哪兒去撈？

【唐先生皺皺眉頭沒說話。呆了一會，他小心翼翼地問。

唐先生 太太——

唐太太 唔——

唐先生 我，我——你——

唐太太 又怎麼啦？看你這吃了黃連的樣子！（鍾國祥上）

鍾 日本人真混賬！天生紗廠被牠們炸了，現在重修修門面，變成他們的紗廠了

！（衆人說不出滋味，一齊靜默）

唐太太 哎，船像要停了！是到了嗎？

鍾 不，是有隻小汽船靠上來，有個捕房三道頭上來了。

唐先生 是查船的？

鍾 誰知道，也許是來提那個捉到的間諜的。

唐太太 謝謝上帝，居然沒出事。你們想想看，真有個間諜在船上的。我們這個

性命真是揀來的——

唐先生 可不是嗎，我們都得感謝上帝保佑呀。

唐太太 可是間諜究竟是誰？你不是說是個中國人？

鍾 二副告訴我的——

唐太太 唔，又開快了。

【許小姐自中門上。

許小姐 怎麼了，船是不是停了一下？

唐太太 （冷冷地）唔！

許小姐 （遲疑地看了鍾一眼，終於走過去說）鍾先生。

鍾 唔？

許小姐 我的行李太多，等會下船的時候，請你幫我照料一下，好嗎？

鍾 （受寵若驚，楞了一下）唔——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盧珊從樓上下來，穿上了她那第三件衣服，一件暗綠綢旗袍。臉上也沒有抹什麼

粉。

盧 是怎麼回事呀？船像停了一下。

唐太太（不大好意思）唔，上來個查船的。盧小姐下去玩玩吧？

盧 是呀，我本來不想上岸的，可是才接到公司的電報，要我親自去定幾套戲裝。

唐先生 戲裝？

盧 是呀，公司裏要我拍盤絲洞，那種戲裝只有上海裁縫會做。

唐太太 盤絲洞？不是早好多年前，就有人拍過了嗎？

盧 是呀，可是現在上海香港，這種片子又流行起來了。

唐先生（想了一想）盤絲洞？好呢，我們等着看，盧小姐，等着看你的——呃

——呃呃——

唐太太（酸溜溜地）幹臣！

唐先生——呃——片子。

「周太太提了一只頗重的箱子，一溜一拐地下樓來。」

唐先生 周太太來了。

唐太太 哎，周太太！你怎麼回這邊來了？我們正想你呢。

周 不回來可怎麼着？我那位寶貝吳小姐也不知哪兒去了？瞧我這一天受這份兒洋罪！

唐太太 怎麼，頭等艙裏不更舒服嗎？

周 還舒服呢！多花我一百多塊冤枉錢不算，逼得我一整天沒說一句話，我這是倒的哪家子霉呀！

唐太太 怎麼連話也不說？

周 說了誰懂呀？我又不曾說洋文兒。昨天晚上吃飯，全飯廳就沒有第二個中國人。夥計給我遞上張菜單，我一個字也不認識。

唐太太 那你怎麼辦呢？

周 哎，你可來了。你哪兒去了？

吳 在外面玩。

周 （大驚）玩？你！我提着箱子跑上跑下，你倒出去玩去了？我的脚走得疼死了。快去給我把緞鞋拿來換上。

吳 （遲疑了一下，看見曾古柏，忽然堅決地。）你自己去拿。我，我管不着！

周 （這一驚非同小可）什麼？

【衆人也驚異不置。曾站起來，走到吳面前低低鞠了一躬，

曾 恭喜恭喜。

【衆莫明其妙。鍾國祥衝進來。

鍾 到了到了，已經看見海關大樓了。

【衆人各提行李，預備下船。中門大開，寄梅陪着三等艙的學生和華僑們陸續走了進來。海風和太陽吹晒得每個臉膛都是黑裏泛紅，眼看就回到祖國的懷抱，每人臉

上都是掩不住的興奮和喜悅。他們笑着和曾古柏招呼。

曾 都來啦？隨便坐吧，請隨便坐吧。

【有些椅子坐了下來。

周 哎，那裏來的這麼些粗手粗腳的人，把我們擠得都沒地方可去了！

【這時擠在中門口的人，忽然讓開。一個捕房三道頭推開衆人，站在門口，眼睛向人叢中打轉。See垂着頭，站在他身旁。

許小姐 （如獲至寶）Sammie—

【Sam似笑非笑地嘴咧了一下。西捕微笑着把左手舉了一舉，See的右手跟了起來。原來一付手錶連着兩只胳膊。衆人都猜到了是怎麼回事。

西捕 （回會）Hello Mr. Ch'eng, nice work!

曾 Thanks, Joco

西捕 （學着說中國話）頂瓜瓜，頂瓜瓜！

曾 對不起，Sam

SAM 哼！我算栽了你個跟頭！

西捕 Good bye, mr Cheng.

曾 So long, Joe.

【西捕送SAM上。

周 他，他會說中國話？

曾 他還有中國國籍呢。

鍾 （他這才明白過來）什麼，SAM是——

曾 想炸船的間諜。

許小姐 哦，媽呀！（掩面哭了起來。）

曾 那天晚上我正在走八卦拳，走到機器房門口，看見他正在弄總電門。

周 就是那跳舞會那天晚上，燈滅了的？

曾 對了，我就捉住他，把他交給了船上。聽說搜出很不少的證據。

許寄梅 老曾，你怎麼一直不告訴我們。

曾 對不起，小許，這是公事。

許寄梅 公事？你——是——？

曾 （鞠了一躬）油炸排骨。

黃 古柏先生，你還跟我們一起去重慶不？

曾 當然去，我有一年多不報告工作了。

【黃小姐喜歡得拍手，劉老先生不知何時湊進來的。

劉 （偷偷地搖着腦袋）三母！三母是奸細！誰想得到？

許小姐 哦，媽呀！（她哭著跑了。）

黃 （突然想起）哦，古柏先生，古柏先生，告訴我們你給她起的外號。

【曾笑着，搖頭不肯說。

黃 不行，你說！你說！

會 唔？唔？什麼？

黃 糟糕，他的耳朵又背氣了。

盧珊 哦，曾先生，你耳朵背氣呀，我給你介紹一樣頂靈的藥——
曾 謝謝你，盧小姐，不用了，我的耳朵已經好了。

【這時汽笛嗚嗚地響了起來。

曾 你們聽，到了——我們到上海了。

【汽笛聲中幕落。

——全劇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袁俊戲劇集
第五種
美國總統號

著	作	者
袁		俊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巨鹿路一八號
重慶國民路四一五號
成都陝西街一〇六號

袁俊戲劇集

- 一、小城故事
- 二、邊城故事
- 三、山城故事
- 四、萬世師表
- 五、美國總統號

2.60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滄一版

三十五年二月滄一版

K4064120



6
63

001857